

太平洋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PACIFIC OCEAN

本期要目如左

憲法上的言論出版自由權

劍農

防止中國社會破滅策

一湖

俄國憲法的根本原理

高一涵

人生觀

劉經庶

萬國同盟之三大意義

鯁生

巴黎和約與美總統十四條

松子

法國女子參政權

松子

問題與主義

松子

他的情人

胡適

這就是名譽

今非

新式標點符號附錄

詳目載在冊內

第 二 卷 第 一 號

太平洋雜誌社發行
代售處各埠商務印書館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教育設施

學術發明
實業發展

政治趨向
社會進步

請讀

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為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
國各界訂購英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
便利倘承惠顧請就近與各埠分館及上
海發行所接洽為幸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各省

<p>第九期要目</p> <p>民國統一問題篇二.....劍農 總統與政爭.....劍農 中國幣制改革論篇四.....端六 對德宣戰與條約.....端六 中外匯兌論.....端六 英國上院之改造.....松子 英國戰時公債.....端六 分權與美制.....端六 大學改制之商榷.....周春嶽</p>	<p>第五期要目</p> <p>嗚呼中華民國之國憲.....劍農 法理上之中德絕交觀.....劍農 銀行券發行制度篇二.....端六 人口問題.....之奇 德國財政與金融.....端六 英國趨於保護貿易之傾向.....復菴 英國之共和運動.....松子 狄驥法學評.....劍農 現代教育之趨勢.....李寅恭</p>	<p>第一期要目</p> <p>調和之本義.....劍農 憲法與政習.....劍農 中國幣制改革論.....端六 外蒙議員問題.....劍農 雜誌界之希望.....吳敬恆 外交.....汪兆銘 孔子未嘗集大成.....曾嵩嶠 國教.....周春嶽 英國之舊內閣與新聞.....劍農</p>
<p>第十期要目</p> <p>英德和約.....滄海 英美德三首領議和條件之表示.....劍農 宗主權論.....端六 世界通貨之膨脹.....端六 新發見之日俄協約.....劍農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趨勢影響.....雪艇 地方自治政府.....雪艇</p>	<p>第六期要目</p> <p>關倫調和.....守常 平政院制平議.....雪艇 銀行券發行制度篇三.....端六 俄國革命與日俄新協約.....劍農 倫敦不單獨講和宣言論.....劍農 俄羅斯政變感言.....讀父 愛爾自治問題.....松子 英帝國會議與聯邦主義之結果.....端六 英國戰時財政.....端六 莎氏樂府談.....東瀾</p>	<p>第二期要目</p> <p>續甲寅日刊輿論之一束.....劍農 地方制之終極目的.....劍農 日俄新協約上.....劍農 各國現行關稅制度論.....皓白 日本議會改選與地方長官.....劍農 以政學治非政學.....吳敬恆 奢侈與貧窮.....捐公 國會充實說.....周春嶽 孔道.....徐天授</p>
<p>第十一期要目</p> <p>平和會議與國民.....劍農 國際聯合約章.....滄海 德意志政治學說之變遷.....劍農 國際復本位制.....松子 實業前途之曙光.....端六 易家哲學.....胡適 英國之新選舉法.....松子 中國之下等小說.....劉復</p>	<p>第七期要目</p> <p>專制與秩序.....劍農 暴力與政治.....守常 我國銀行券發行制度.....端六 諸子學不出於王官.....胡適 我之中日親善觀.....之奇 英國選舉法之改正.....松子 國際社會黨之講和運動.....滄海 韓德生退出戰時內閣.....滄海 穆勒理想之最良政制論.....光石士</p>	<p>第三期要目</p> <p>對德外交平議.....劍農 我之孔道全體觀.....高嶠 銀行券發行制度篇一.....端六 斯密亞丹與理財學.....讀父 日俄新協約下.....劍農 俄羅斯之革命.....滄海 美之對德宣戰.....滄海 英之對抗潛艇策.....滄海 親子間之財產關係.....象虫虫生 政學與非政學.....張一湖</p>
<p>第十二期要目</p> <p>學生運動與國民的責任.....滄海 山東問題.....滄海 國際聯盟約法草案.....松子 女子與國際聯盟.....松子 巴黎議和大會.....松子 社會主義論.....一湖 倫理與宗教.....一湖 實業教育與實業界之責任.....端六 孟德斯鳩分權說.....劍農 法國行政裁判制.....劍農</p>	<p>第八期要目</p> <p>民國統一問題.....劍農 政治與民意.....郁疑 會計與商業.....端六 俄國遠東政策之過去未來.....劍農 革命後之俄國政變.....滄海 潛艇戰之真實效果.....滄海 愛爾國民會議之前途.....松子 穆勒論政制選擇之限度.....光石士 莎氏樂府談.....東瀾</p>	<p>第四期要目</p> <p>時局與言.....劍農 責任內閣與元首.....劍農 中國幣制改革論.....端六 斯密亞丹與理財學.....讀父 英帝國之特別戰時會議.....滄海 歐戰之目的.....滄海 俄德社會黨之平和運動.....滄海 食鹽之原因.....象虫虫生 釋非政學.....吳敬恆 歐戰前後兩游法國記篇上吳敬恆</p>

本社特別啟事一

本雜誌從第二卷第一號起，概行委託商務印書館代售。愛讀諸君，或定購全年，或分期購買，請向上海或各省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第一卷第十二期以前各冊，仍由上海泰東書局售賣。

本社特別啟事二

本雜誌價目原定每冊三角，半年六冊一元六角，全年十二冊三元。現為節省讀者經濟起見，從本期起將篇幅略減，每冊定價二角，半年六冊一元一角，全年十二冊二元。但遇有特別號篇幅加多者，得將定價酌加，訂購長期在一年以上者仍依二元之定價，無須另加。

本誌第二卷第二號 (萬國

聯盟號) 要目預告

- 萬國聯盟問題之歷史的觀察……………鯁生
- 萬國聯盟約法評註……………雪艇
- 萬國聯盟與強制仲裁……………鯁生
- 中國對於萬國聯盟之希望……………精衛
- 萬國聯盟與中國農工商之前途……………贛父
- 國際勞動問題……………端六
- 經濟上之萬國聯盟觀……………皓白
- 其他要目尚未確定

太平洋雜誌第二卷第一號目錄

憲法上的言論出版自由權·····	劍農
防止中國社會破滅策·····	一湖
俄國憲法的根本原理·····	高一涵
人生觀·····	劉經庶
萬國同盟之三大意義·····	鯁生
巴黎和約與美總統十四條·····	松子
法國女子參政權·····	松子
問題與主義	
一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
二 問題與主義·····	知非
三 再論問題與主義·····	李大釗
四 三論問題與主義·····	胡適
五 四論問題與主義·····	胡適

他的情人……………胡適

這樣就是名譽……………今非

新式標點符號 附錄

有志實業諸君



請讀下列各書

得此
數書

無師
自通

下列銀行專書七種或譯自西書或採自東籍於銀行種種學說搜羅歷遺內附各種程式表格極多尤裨於實用凡有志銀行事業者不可不備也

銀行新論 一元二角

銀行攬要 上冊一元 下冊六角

銀行學原理 五角

銀行制度論 一元

銀行經營論 一元

銀行計算法 一元

銀行簿記法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製招牌廣告



最易引人注意

各藥房各罐頭食物公司各化粧品製造廠以及各寶號注意

▲有花之洋鐵皮。向均來自外洋。近因各界抵制某貨提倡國貨。本館因此早向美國購辦最新式洋鐵印機。自行印製。

▲現已印成多種。顏色花樣。均極新穎。用以製各種罐盒瓶匣及廣告招牌等。極為美觀。

▲此項機器。無論何種顏色。何項花樣。均可照印。不比外洋來貨限定數種。不能指定式樣。

▲印成之各種花洋鐵皮。各省分館均有出售。如須特印者。請移玉上海總館接洽。無任歡迎。

●商務印書館謹啟

徵 求 教 育 家 意 見

教 育 部 審 定 國 民 學 校 最 為 適 用
新 體

國 語 教 科 書

已 出 四 冊
每 冊 八 分

本館創刊此書。純為推廣注音字母及統一國語起見。出版以來。承各處國民學校先後採用。謬加贊許。並由教育部審定。作為國民學校練習國語試用之書。惟此書關係統一國語。須得教育家指示。方臻完善。本館因此請各校試用是書後。務望詳為賜教。無任幸盼。 商務印書館謹啓

● 教育部審定批詞

是書專為國民學校練習國語而設。用意可嘉。第一册支配注音字母。完全納入。並加練習各課。具見苦心。惟事屬創始。究竟是否適宜。須俟各地方試驗之後。方可確有把握。應准審定。作為國民學校練習國語試用之書。仰該館徵求各處對於是書之意見。參酌修改。以期漸臻完善。

編 者 校 者

莊 適 范 祥 善 莊 俞 黎 錦 熙 陳 寶 泉 蔣 維 喬

商 務 印 書 館

英 語 週 刊

二 百 期 特 發 售 大 紀 念

本週刊早經教育部批獎極承學界歡迎茲因出滿二百期特將從前所登各件作一結束自二百零一期起除將內容**特別刷新**并**增加多門**外更行發售特價以作紀念簡章列下

一 定閱半年。止收八角。(較前減三角)定閱全年。止收

一元五角。(較前減五角)零售仍照舊每册五分。

二 無論半年全年。如定閱數份。抑或一份而定閱數年。均可照前條辦理。

三 無論半年全年。須概從第二百期以後定起。以前不能補定。

四 此項特價。本年陽曆八月一號起。年底為止。過此仍照舊辦理。

五 郵費仍照舊辦理。

商務印書館英語週刊社啓

憲法上的言論出版自由權

劍 農

現在中國，凡事都使人失望；惟言論思想界，較前大有進步，可算是一種樂觀的現象。近來新出各種月刊週

可佩服的，就是日刊的報紙，也有幾種銳意改良的。但是這種現象，在我們看起來是進步，在官僚武人看起來，就是他們

的眼中釘，總不免要想法子去摧殘他；那幾種有價值的刊行物，就天天立於危險的地位。我因此提出這個問題，從根本的

憲法上，把他研究一番。

著者附言

現在中國，本來說不到什麼憲法。南方政府，詛咒北方的政府非法，南方所護的法又怎麼樣？

人民一切的正當權利，被南北武人官僚，剝奪殆盡，還論甚麼憲法上的言論出版自由權？但是我這

一篇話，不是對那些武人官僚說的，是對我們人民說的。我們處在現時代的現世界，總不能逃出這

個政治組織，就總要有個比較完美的政治組織法。現在的約法，許多人說他不好；我也不敢說他絕

好。到了那希望好的憲法將要出現時，我們有一件最要注意的事，就是這言論出版自由權的絕對

保障。我們大家有腦筋，就大家可以用思想，思想的正確與否，有益人類與否，全靠發表出來，彼此批

評，彼此交換，方能得一個究竟，促成文化的進步；沒有發表思想的自由，思想就全沒有用處。中國人

的思想，被「非聖無法」四個字錮閉了幾千年，不能發展，文化也就阻滯了幾千年。現在「非聖無法」

四個字將要打破了，又有新造的鐵籠鐵鎖來錮閉我們的思想。這種新造的鐵籠鐵鎖是什麼？



現在遇有政府摧殘言論的事，大家就叫喊起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約法所保障的。政府封閉我們的報館，禁止我們的出版物發行，實在是橫暴，是蔑視約法。」唉！我們的約法，何曾能保障我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這種「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實在是我們從約法上給予政府的。各位不信，我就把約法上所載言論出版自由的解釋，寫在後面。

約法第二章第六條第四項說：

「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

本章第十五條又說：

「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限制之。」

第六條第四項，算是承認我們的言論出版自由了；第十五條就是束縛那種自由的鐵鍊鐵鎖，就是給政府「摧殘那種自由」的自由權。因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非常緊急」「必要」這些名詞，都沒有一定的界說；遇著惡劣政府，就可以任意伸縮；助他們為惡的言論出版物，隨便亂說，都不受干涉；反對他們為惡的，他們就可以借「維持治安」等種種名詞，來壓迫你；洪憲時代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還有一層：所謂得依法限制之的法律，也是隨便可以制定的。袁世凱時代的「報紙條例」，就是一個最顯的例證；依照那種條例，約法第六條所載的言論出版自由權，不是根本打消麼？但是袁氏的報紙條例，是用教令頒布的，算不得法律，並且已經取銷了；現在專就議會所通過的法律說。

袁世凱死後，舊國會恢復，北京的聯合內閣，不是又有制定「新聞條例」的提案麼？倘若沒有解散國會的政變，只怕又有一種「新聞條例」出現了。這種未成事實的例證，現在也不必說，只說那已經成立存在的法律。民國元年十二月頒布的「戒嚴法」不是議會通過的麼？戒嚴法第一條說：

「遇有戰爭或其他非常事變對於全國或一地方，須用兵備警戒時，大總統得依本法宣告戒嚴，或使宣告之。」

第五條說：

「遇有非常事變須戒嚴時，由該地司令長官呈請大總統行之；若時機迫切，且通信斷絕無由呈請時，該地司令官得臨時宣告戒嚴。」

第十四條說：

「戒嚴地域內，司令官有執行左列各款事件之權……一，停止集會結社或新聞雜誌圖畫告白等之認爲與時機有妨害者……」

「戒嚴法」在對外戰爭或鎮壓叛亂時，本是不可少的；但把「非常事變」四個字插在裏面，沒有一定的界說，就成了橫暴武人剝奪人民自由的利器。但是這種利器，他們用的時機還少；因爲太曲折了，用起來到底不方便。還有一種最好的利器，就是三年十二月公布的「出版法」。這種法律，是袁政府的議會通過的。他的第四條說：

「出版之文書圖畫，應於發行或散布前，稟報該管警察官署，並將出版物以一份送該官署，以一份經由該官署送內務部備案……」

第十一條說：

文書圖畫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出版：

- 一，淆亂政體者；
- 二，妨害治安者；
- 三，敗壞風俗者；
- 四，五，六，（未錄）
- 七，揭載軍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機密之文書圖畫者；
- 八，（未錄）

第十二條：

在外國發行之文書圖畫，違犯前條各款者，不得在國內出售或散布。

（第十三條至二十條，都是規定違反前幾條應該如何處罰的，此處不備錄）

有了這種利器在橫暴政府的手裏，我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到底還能夠存在麼？在袁政府時代，籌安會的報紙鼓吹帝制，也不算「淆亂政體」，還要受政府的津貼；反對帝制的出版物，就說是「妨

害治安，」縱不封閉，也要禁止購買。去年段政府和日本訂賣國的祕密契約，被八家報館登載了，那八家報館就同時被封，說他們違反了「出版法」的第十一條第七項。今年學生出的五七日刊，說是犯了「出版法」的第四條，被警廳沒收禁止。現在湖南的湘江評論，北京的京報，聽說也被封了；還有北京的某週刊，也日日在封閉的恐慌中；上海的星期評論，他們沒有封閉的能力，就想禁止出售。他們對於這些報紙，不是說觸犯「出版法」第十一條的「妨害治安」律，就是說觸犯「敗壞風俗」律了。總而言之，政府有了「出版法」這種利器，我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就只有一個空名。但是這種利器，是誰給他的呢？是約法給他的。我們說他剝奪約法上的人民自由權，他就說他是依照約法而行；依照約法上所說「人民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的條文而行；現在所依以限制的法律，就是「出版法」。我們還有什麼話說？

南京的參議院，本是個革命的參議院，號為民黨的參議院；為甚麼他們要在約法上造成這種束縛言論出版自由的條文呢？大約有下面兩個答解：

一、受了日本憲法的影響。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說：「日本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著作印行言論及集會結社之自由。」我們的約法第十五條所謂「得依法律限制之」的話頭，就是從日本憲法上勦襲來的。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又是從普魯士憲法變換來的；普魯士憲法第二十七條說：「凡普魯士臣民，有以言論著作刊行及圖畫自由發表其意思之權，不得設刊行物檢閱之法；其他刊行自

由之制限，非依法律不得設之。依照普魯士憲法條文，雖說可由議會制定法律，制限刊行的自由；但議會不能設刊行物檢閱之法，法律干涉的範圍，就比較狹小。日本憲法，以「在法律範圍內」六個字包括一切，甚麼法律，都可以制定；法律範圍擴張到甚麼地步；所謂言論刊行各種自由的範圍，就縮小到甚麼地步。中國約法制限的條文，比起日本憲法制限的條文來，好像範圍要狹小些；因為有「增進公益」、「維持治安」、「非常緊急」、「必要」等那些名詞冠在上面，非這樣就不能依法律去制限；但是實際上，這些名詞就是政府的最好利器。元年南京參議院的議員，大多數是日本留學界的產物；他們念得最熟的，就是日本憲法，又聽得一般的口頭禪說，「所謂自由，是自由於法律範圍之內」；又聽得人說什麼「憲法要有彈性」；所以就造成這種「有彈性」、「以法律摧殘自由」的條文，給惡劣政府一種自由應用的武器。

二，是把議會信託過甚了，把「法律」兩字太看成神聖了，憲法的性質，從一方面說，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從他方面說，是範圍政府的行動。狹義的政府是行政部，廣義的政府就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部。近世議會政治的現象，司法雖然獨立，立法行政兩部，常常是關聯一氣的；行政部較強的，立法部就成了他的宰制品，立法部較強的，行政部就成了他的宰制品；無論甚麼法律，（除開憲法）大都由行政立法兩部的合力制定的。假若一黨派得勢，不問良惡，無論什麼法律，都可制定；別一黨派得勢，不問良惡，無論什麼法律，都可推翻，（輿論無勢力的國尤然）。把人民萬不可喪失的言論出

版自由權，委託於這種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實在是非常危險的。南京的參議院就沒有見到此層。他們以為法律由議會制定；議會是代表人民的，斷不至制定什麼法律，來侵害人民的正當自由；政府（狹義）縱然想為惡，斷不敢超出法律範圍以外。豈知他們所信託的法律，就是惡劣政府（廣義）的武器，可以由他們任意改造，任意應用；故我說，他們把議會信託過甚了，把「法律」兩字太看成神聖了。

關於這一層，美國憲法，在各成文憲法中，獨具一種特色。這種特色，不是費拉得爾費憲法會議的原案所已具的，是美國人民的深思遠慮所爭來的。費府憲法會議通過的原案，對於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機關如何創造，權限如何劃分，如何行使，規定非常周密，但是對於人民的種種自由權，却没有專條說及。這不是費府會議的人員，把人民的自由權忘却了；他們是從英國搬去的；英國崇尚自由的傳習，他們都一齊帶了過去；他們以為，這種種的自由權，已經成了他們的天經地義，成了他們的不文法律，嵌在他們腦子裏，無須要用黑字寫在白紙上；他們的目的，不過是要創造一個十三州的聯合政府；所以他們所議定的憲法，就只有簡簡單單的六七條，對於人民各種自由權，就沒有專條說及了。但是那些人民，感覺非常銳敏，恐怕新造的政府，又和母國的政府一樣，變成自由之敵；當費府會議的原案宣布，交各州批准的時候，他們就異常的不滿足。他們不滿足的處所雖多，尤以「對於人民各種自由權利，沒有確定保障的條文」一項為最。有幾州的人就不願批准；有些人雖然主張批准，

但是要把保障人民權利的條文，追加上去。議論紛紛，鬧了許久；費府會議的首領人物，費了許多筆墨口舌；後來還是允許把這項條文追加上去，方得諸州次第批准。這種追加條文，於一七八九年九月第一次議會，提交諸州立法部，全文共十條，第一條就是：

康格雷_{會美的國議}不得制定何種法律，關於一種宗教的設置，或禁止其自由的信

仰行爲，或減縮言論出版的自由，或人民平和的集會，及對政府陳告疾苦的請願權。

觀此就知道美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請願自由，都是絕對的自由，不能由通常議會，制定甚麼法律去干涉的。狹義政府的行政部，固然不能以命令干涉他；就是廣義政府範圍內的立法部，也不能假立法手段去侵害他。倘若立法部制定甚麼法律，有害於上述各種自由的，這種法律，在法廷上就全無效力。這就是美國憲法的特色。

美國人在那時候，何以就如此防範議會，不安心信託他呢？因為他們的祖先爭自由的歷史餘影，還在他們的腦子裏。往時英國的巴利門，非常腐敗，不爲君主的囊中物，就爲一教派的獨舞臺，對於反對他們的人，常設種種苛法以壓迫之。他們鑒於母國的前轍，所以就專信託憲法，不敢過於信託議會；以憲法宰制議會，不使議會宰制法律，以侵害人民的自由。我們中國的言論出版界，受政府的摧殘也受夠了；在滿清時代受摧殘，在民國時代也受摧殘；滿清時代的摧殘，是無法的摧殘，民國時

代的摧殘，雖說是惡劣政府的摧殘，却是惡劣政府利用由約法而生的法律摧殘。我們也應該要有一點覺悟，應該知道現在痛苦的來源；待到真正憲法要出現的時候，就應該以美國爲師資，不要再把日本式的自由權寫在憲法上才好。

中國到底要甚麼時候，才有真正的憲法，此刻還不能知道。但使中國不亡，總有這一天。據現在的情勢觀察，只怕六年經過二讀會的憲法草案，是難於打消的。那個草案，就是以天壇草案爲基礎；關於人民的權利義務那一章，精神上與約法相去不遠。約法是以第十五條，對於人民各種權利，爲總括的限制；天壇草案，是於每條之下，加一句「非依法律不受限制」的話。他的第十條說：「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這種規定，與約法上的「得依法律限制之」不過是「二五等於一十」罷了。因爲天壇憲法會議的人物，大半是南京參議院的人物；他們的根本觀念，並沒有甚麼改變。王亮疇先生在元年所擬的憲法草案，對於這一項，用意比較周到；但是他所擬的保障方法，還是不徹底。他的草案第十三條說：「本章所載國民之權利，得以法律規定適當之限制。」這一條的說明中，有幾句很宜注意的話：「凡法律所規定之自由，無論在何時，必有一定之範圍……雖然限制自由之法律，亦必有限制焉，不然，則與取消自由無異，故必以適當爲標準。若夫何者爲適當，何者爲不適當，則於訴訟事件發生時，以法院之解釋爲斷。」亮疇先生見到「限制自由之法律，亦必有限制，否則與取消自由無異」可算是用意周到了；但他以「適當」兩字爲限制法

律的標準，而以適當二字之解釋委諸法院，這種保障自由的方法，只怕仍舊是「三五等於一十五。」我以為不如老老實實的把美國做我們的先例，在憲法上明明白白的說出來：

人民言論出版之自由，不得制定何種法律以侵滅之。

我本來是主張憲法要有彈性，能應時代進步的要求；但關於這一項，就不可太有彈性了。別種自由，或者還有可以伸縮的餘地；言論出版的自由，就是要絕對的。

有人懷疑說：「如此絕對的自由，言論出版界，不將成一個無政府狀態麼？況且我們中國的言論界，程度非常幼稚；只有唾罵攻擊的本事，沒有推理的本事。現在有法律範圍他們，他們尙且是「信口開河」假公論以洩私憤；倘若全不受法律的限制，將來的言論界，更不知壞到什麼程度。譬如謀叛國家，殺人放火，毀人名譽，種種的惡事，在法律上，都不能容許的；假若有藉口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受法律干涉，鼓吹殺人放火，謀叛國家，毀人名譽，難道也可以容許麼？現在中國的「出版法」，雖於言論出版的自由有些妨礙，這不過因為現在政府不良，濫用法律的原故。假若有真正的民意政府出現，絕不至有現在這樣害處。我們對於政府的行動，雖然要有嚴密的防範，也不可防之太甚，使他絕無伸縮的餘地。你上面所說的，未免太拘泥於現狀了。」

這種懷疑論，我以為全然錯誤了。（一）我所謂「言論出版自由，不得制定何種法律以侵滅之」的意思，是不得對於言論出版界，特別限定一種限制他的法律，如現行「出版法」然。因為「出版

的言論，不過是「向人說話」的變相。各人有口，就可以隨便向別人說話。假若怕人民說出什麼有害的話來，就預先制定一種「談話法」，如「出版法」第四條的規定，說：「凡人民欲說話的，應於說話之前，稟報該管警察官署，並將所說之話，由該官署登記備案。」這樣的法律，豈不是一種大笑話麼？關於謀叛國家，殺人放火，毀人名譽等事，自有普通刑事法律的規定。凡人的行爲，對於別人生關係的，皆須受法律的制限；言論出版，不過是對人生關係的行爲之一種，以外尚不知有多少種，何須專對於這一種，定出一種特別的法律呢？總括一句話：言論出版的自由，只應該受普通刑事法律的制限，不應該有特別限制他的法律。（二）言論出版界的程度，愈放任則愈進步，愈限制則愈不進步；愈放任則愈和平，愈限制則愈激烈。英美的言論出版界，是最自由的，所以就最進步，最和平；俄國的言論出版界，以前最不自由，所以比較的最不進步又最激烈。因爲人類的天性，並非本來是激烈，好與別人相詆譏相攻擊的；那種無謂的激烈攻擊，都是一種反動作用。你不壓迫他不妨害他，他斷不會激烈的反抗你；你容許他自由討論，他有自由推理的機會，就自然會向理性的方面走去。若說沒有制限言論出版界的法律，言論界就將成一個無政府狀態；爲甚麼英美的言論界，不惟不成爲無政府狀態，且比別國還進步平穩些呢？（三）說現在的害處，不過是惡政府濫用法律之故；若有真正的民意政府，斷不至於如此；這還是「有治人，無治法」的老話調。我們爲甚麼要有憲法？就是因爲「治人」靠不住。憲法是支配「治人」的，並非定一種憲法，給「治人」應用的。一種憲法，良政府在他下面，可以

爲善，惡政府在他下面，縱不欲爲善，也不能爲惡；這就是一種完美的憲法，是我們所要求的，所應該盡其力之所能去創造的。若說憲法上的條文，可以隨便糊塗一點，只要有良政府，就無妨礙，那還要憲法做什麼呢？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思，大概算是說完了。但是還有幾句話：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在這種不自由——惡劣法律上的不自由——狀態之下；要想打破這種不自由的狀態，根本上固然要從將來的新憲法著手；在新憲法未出生以前，我們不可過於顧忌，過於退縮，把那袁政府時代所制造的鐵籠鐵鎖，看作金科玉律。各人有話說的，只要不是鼓吹謀叛國家，鼓吹殺人放火，或毀人名譽，種種觸犯刑律的事；儘可從良心上說出來。他把我們的報館封了，我們另開一個；他把我們捉去監禁了，我們出來再說；他把我們槍斃了，我們有許多說話的人也槍斃不盡。美國的盧思福說得好：「假若一個人不能爲自由奮鬥，就不配享自由。」我們大家奮鬥罷！

* * * * *

我有一位朋友，譯成了一本社會學，拿向某書店去，請其代爲印行。某書店說，「這本譯稿是很好，只怕印了出來，被政府禁止發行，我們就要大受損失。」因此就拒絕了。唉！「社會」兩個字的書，就不敢印行！你看我們的出版界可憐不可憐！

防止中國社會破滅策

一 湖

我這篇文章，兩個月以前，就想作的。因為有許多不相干的事，累得我沒工夫，所以捱到今日纔動手。但是動手以後，仍舊有不相干的事又來累我。好在我這篇文章，可以分作幾段做，因此就一截一截的寫了出來。

一，現世界的大潮流，這層話，一年以來，我已經在本雜誌和別的日報週報上，說過好幾次；但是總嫌沒有說得很明白；現在想重新再說一回。所謂現世界的大潮流，不用說自然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果爲何物，只怕有許多人竟把他誤會作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我要說明社會主義的真相，自然先應該把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說明。共產主義，最簡單說出來：就是世間一切財物，不論作生產用的，或作消費用的，概歸社會公有；譬如田土，礦山，工場，機械，輪船，鐵路，這些有生產作用的財物，不用說是社會公有；就是一個人吃的飯，穿的衣，住的屋子，用的器皿，都是公有的。總而言之，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所要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公的；除了公的所有而外，再沒有私的所有權。再則共產主義，論社會上個人對於財物生產消費的關係，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就是說個人於生產上能作什麼，就作什麼，於消費上想要什麼，就拿什麼，沒有勞動和報酬要彼此相等的觀念；這也是共產主義的根本精神，不可不知道的。至於無政府主義，他的範圍却廣汎了：無祖國，無政府，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私有財產。（即共產，但也有和下文所解釋的社會主義一樣，是主張集產的；譬如無政府主義中間的偉人

克洛泡特金，Kropotkin 主張共產，而巴枯寧 Bakunin 却是主張集產的，都是無政府主義的內容。無政府黨所求的，是世界大同，是想合全世界人類，成一個大協會的組織，所以主張無祖國。無政府黨說：政府爲萬惡之原，從歷史上考究起來，有功於人民的絕少，只有加暴力於人民的，所以主張無政府。無政府黨說：法律是保護富貴人，欺壓貧賤人的；富貴人犯了彌天大罪，可以赦免，貧賤人犯了針鼻小的過失，都要處罰；況且人是有智識的，是能够自治的；既有自治的能力，便用不著什麼法律；所以主張無法律。無政府黨說：宗教是迷妄，是強權者借著他欺人壓制人的，所以主張無宗教。無政府黨說：有了家庭男女的關係，便由生理問題，變爲道德問題，法律問題，經濟問題，於是乎沒有真親愛；又一經有了家庭，不免上受親長無理的凌虐，中受夫婦相互的累贅，下負子女教養的義務，（無政府黨主張由社會特設公共機關教養子女），於是乎沒有真自由；再則有了家庭，就不能人人受同等的教育，而且門第遺產這些惡制度，都不能根本破除，於是乎沒有真平等；所以主張無家庭。至於無政府黨主張無私有財產的見解，和社會黨的主張是一樣，可以不用多說了。

上面已經把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略略說明，現在就要說明社會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主義了。第一，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原來社會主義在空想的社會主義時代，（本雜誌第一卷第十二期拙作社會主義論參照）就是共產主義；但從馬克思的學說昌明以來，在現世界起大革命的社會主義，却不是從前的共產主義。從前的共產主義，是廣義的社會主義，現在的社會主義，是狹義的社會

主義，所謂狹義的社會主義，對照上文說起來，就是共產主義，主張世間一切財物，不論作生產用或是作消費用，概歸公有；現今的社會主義，只主張社會上凡作生產用的財物歸公，其餘供消費用的財物仍歸私有。用科學的術語說出來，現今的社會主義就是集產主義 Collectivism。再則共產主義，於人對於財物的生產消費，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現今的社會主義不然，主張各售所能，各取所值；就是說我有什麼本事，就賣什麼本事；賣了多少氣力，便得多少權利。這中間勞動和報酬的關係，不是隨隨便便，一定要彼此相當的。第二，社會主義不是無政府主義。從上面解釋無政府主義的處所考究，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固然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內容；但是主張共產主義的中間，有主張有政府的，有主張無政府的；同樣主張社會主義的中間，也有主張有政府的，（現在所謂俄國的過激派社會黨，就是主張有政府的），有主張無政府的。世界的無政府黨，雖說沒一個不是社會黨，（包廣義狹義兩種社會主義而言），却是社會黨，不必就是無政府黨，譬之人都是動物，然而動物未必都是人，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正是這個關係。以上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界線劃清了，我且簡單下一條社會主義的定義如下：

社會主義，是主張公有全社會的生產財，依勞動和報酬相等的原則，行社會的生產的主義。

二、中國社會的危機，前節已經把現世界的大潮流說明，現在要考究這道潮流，流到中國，將成

一種甚麼現象，在一班腦筋簡單的青年，恐怕覺得人類的苦樂太不平均；有的是人以上的人，有的是人以下的動物；這中間的距離，簡直不知道有多遠。然這種不平的來源，不是根於人生性的智愚，不是根於人作事的勤惰，也不是根於人知識道德的高下；實在是根於一種私有財產的惡制度。在外國有資本的，還拿出來興實業，窮人雖說不幸，還可以在他工場內做牛馬，賺幾個磨骨頭養氣的錢；若是中國那些有錢的闊老，除了買田叫人耕，耕田的佃戶一年上頭辛辛苦苦賺得三兩個月糧食，算是富家翁的資本，間接給窮人一個做牛馬的機會而外，其餘許多的錢，只是白花了，全不會引起一點勞動的需要來。老實說一句，中國富人的罪惡，比外國資本家的罪惡更要大。如今社會主義將要流入中國，真是窮人的福音，中國的慶事。這種話真過於樂觀了。說這種話的人，恐怕只讀過談社會主義的書，不會把社會主義和中國的社會情形，過細斟酌。讀者諸君要知道：我不獨不反對社會主義，並且是謳歌社會主義的；如果我生在歐美，即不然就生在日本，現在一定是一個實行社會運動的人，再不會說甚麼社會的危機來了的話。這實在因為社會的情形不同。他們的社會，到了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時期，社會主義，自然是窮人的福音，是國家的慶事；若是我們中國，我可不敢這麼說。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所必需的生產上的條件，如資本集中，分勞協力的組織和訓練，都沒有成立，我還不管；第一使我們就心的，就是我們中國現在因為資本不集中，實業不發達，只有好食懶做的土匪流氓，沒有勤健篤實的勞動者。（勞動者不含農民，指工場勞動者而言）諸君要知道必須是勤健篤實的勞動者，才能運用

社會主義，把不平等的貧富階級打破，把一切的寄生蟲掃除，把黑暗沉沉的世界弄得放大光明。這一種神聖的任務，重大的使命，不是土匪流氓辦得到的。因為土匪流氓不會生產未來的財，只會瓜分已成的財；不會拿出富人的資本來造全社會的幸福，只會搶掠富人的財產來供一時的亂用；不會主張人人的勞動權和勞動全收權，只會任意掠奪人家勞動的成果來自己偷閒過日子。若是社會主義，給這一種亂七八糟的土匪流氓，冒名頂替起來，那種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強盜社會，是殺人放火的社會，是好淫擄掠的社會，是田沒有人耕，工沒有人作，路上沒有行人。一種暗無天日，慘不忍聞的社會。我想到這裏，我真是害怕，不由得心寒膽戰起來。但有的人想到這裏，恐怕要說我們中國現在因為流氓土匪多著，我們只好『深溝高壘』把外國流來的社會主義堵塞起來，咳！咳！這話真荒謬極了。在閉關時代，中國人和外國人老死不相往來，那麼這種政策就行了。可是現在的世界，不比往日；外國人固然可以到中國來，中國人也可以到外國去。而且新聞書籍，時時輸送進來，怎麼可以堵塞得住？如果有人想著思想主義，是可以堵塞的，我就舉一個堵塞不成的例給他看：俄國現在不是大革命了麼？不是東洋人所謂『過激派』橫行闊步的時候麼？但是以前的俄國，就是一個最會行堵截戰的國。自彼得大帝，加他里拉女皇採開國政策以後，歷代的俄皇，雖說寬嚴的程度不同，然而大概都以爲西歐的自由思想，是一種妄想，是危險東西；極力排斥他，防止他流入；在大學堂裏邊不准研究新科學，就是講世界歷史，凡有關於革命和民主運動的處所，都把他去掉；其餘關於西歐民主主義的書籍，都作爲禁

書，國內固然不准發行，就是從外國輸入，也是嚴禁；並且因為瑞士是一箇自由的極樂國，是俄國革命黨的淵藪，居然禁止俄國學生到瑞士去留學。試問俄國禁止新思想的方法，是怎麼樣嚴密；怎麼樣周到？然而其結果如何？這不是明明白白的證據嗎？大凡思想主義這種東西，有一種進步的，同時必有一種保守的。任他兩種東西，自由討論，自然都照理路走；保守的可以攝取一些進步的精神，進步的也多少可以容納一點保守的氣味；結果下來，彼此互相調節，決不會生出大衝突來。若是遇著新的便無理的壓抑；人是感情的動物，壓抑的越利害，反動的越強。譬如講社會主義的人，若是遇著政府無理的壓制，自然對於政府懷著惡念，以為政府這種東西，真是萬惡滔天，非把他銷滅不可；不知不覺就自然由一個熱心社會主義的人，變成一個熱心無政府主義的人了。諸君想想！以為我這句話對不對？

剛說這些話，不免稍涉枝葉，現在我要回到本題上，提出一個質問。質問什麼？就是中國現在若是放任自然，一種很好的社會主義，一定給土匪流氓利用，和八年來的共和政治一樣，鬧得一塌糊塗。但是思想主義是流動的，是沒有法子堵塞的，我們處在這個時候，到底要怎麼樣纔好？這個問題，凡屬社會上有思想的人，都應該打算，不是誰一個人單獨的責任。我既是這社會上一個人，自然有對於這個問題打算的義務，不用說也自然有這個權利。以下就擬出一種治療方法，和大家商量商量。

三、治療方法 我對於危險萬狀的中國社會想過許久，只有兼用兩個方法，可以治療。現在就把他分開慢慢的寫出來：

1. 建設民主政府 讀者諸君，看見這個標題，恐怕要驚訝的說道：這話很奇怪！中國不是已經變了民主國八年了嗎？中國現在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爲什麼還說要建設民主政府呢？諸君倘若如此懷疑，就是不曾懂得民主政府的真意義。所謂民主政府不是別的，就是美國第十六代大總統林肯說的：「爲著人民，由人民自己組織人民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他這句話底下人民政府四個字，是從上面爲著人民由人民自己組織的兩層內，透出來的，不用解釋；現在單就他上面的兩層，稍爲敷衍一下。在敷衍這兩層意義之前，要請諸君注意的，就是人民兩個字。所謂人民，是指全體人民，不是單指那一部分人民說的。人民既是全體，那爲著人民的話，就決不是單爲著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民，連那些辛辛苦苦忠忠厚厚做工的人民，都是爲著的。再說由人民自己組織，也就決不是單由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民合攏起來組織，連那些辛辛苦苦忠忠厚厚做工的人民都要是組織政府的分子。這樣解釋下來，諸君試想，我們中國現在的政府，是不是民主政府；他們爲著的是誰；組織政府的是什麼人；是不是單爲著一羣有權有勢的官僚軍閥，把那些辛辛苦苦忠忠厚厚小百姓，却琢磨得和奴隸牛馬一般；是不是單由一羣有權有勢的官僚軍閥霸佔組織政府的特權，把那些辛辛苦苦忠忠厚厚的小百姓，却丟在圈子外呢？咳！民主國的招牌，已經掛了七八年，「懸羊頭，賣狗肉」，真是冤枉透了。但是諸君一定要質問我，說你的話在理論上，固然不錯；可是中國人口幾萬萬，怎麼能夠一齊來組織政府，這不是不可能的事嗎？慢慢！諸君把這件事看呆了。原來

在原始狀態，什麼民主主義，都是直接的；因為組織的規模越弄越大，就漸漸的變了代表制度。這是事勢上不能免的。如今要組織民主政府，只要政府是由真正的人民代表組織就對了。可是組織民主政府，必先有普通直接選舉的議會，纔有實行的可能。諸君不要嫌我節上生枝，待我對於這個選舉問題，詳細討論一回。所謂普通直接選舉，原是兩個問題。兩件事混在一塊不好說，現在就先論普通選舉罷。

共和國應該行普通選舉，這箇道理，恐怕誰也不能反對。因為共和國的憲法都大書特書主權在民。所謂民，和上面說過的人民，一樣是全體人民，不是那一部分人民。既然國家主權在全體人民手上，試問全體人民的主權，究竟怎麼樣行使？直接的不說，間接的就是由他們選舉他們的代表。如此說來，共和國要反對普通選舉，除非再革過一次命，把共和的招牌取銷；不然，就是袁世凱，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但是我想，我們中華民國的官僚軍閥，怕人民得了志，搖動他們搶錢作威福的地位，一定是要反對普通選舉的。他們反對的理由，必不說共和國不應該行普通選舉，一定說國民程度不及的話。我聽著這種議論，第一要駁的，就是你們說國民程度不及，自然是說國民沒有政治的知識了。我到要請問你們：你們的政治知識在那裏？難道會吹牛拍馬，吃洋餐，又麻雀，打撲克，坐自働車，叫用人說「來！」就是政治知識嗎？你們自己，除了這幾樣本領，還有別的政治知識嗎？一般人民雖說沒有許多政治上的知識，還有一種渾渾噩噩「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的良心；你們既一樣沒有知識，還沒有良心，倒配說人嗎？況且無論何人，對於國家凡百問題，都要有充分的知識，判斷的不錯，可是一件萬辦不到的

事。就是由你們隨意指出來的當選人，有這麼一個人麼？老實告訴你們，現在普通選舉的思想，做選舉人的，不必定要對於一切問題都能夠下正當的判斷，只要他們曉得聽聽候選人的說話，再知道把候選人近來怎麼爲人，怎麼作事，對照對照，斷定那一個可以做他們的代表，就完了。什麼政治知識不政治知識，都是不愛臉欺人的話。然則我主張普通選舉，要普通到什麼程度呢？我主張凡中華民國的國民，無論男女，到了二十歲以上，只要不是瘋顛，不做乞兒，男人不當土匪，不做竊賊，女子不當娼，都能夠寫出被選舉人的姓名來的，一律都有選舉權。從前什麼納稅資格，以及舊的要是什麼秀才廩生，新的要是什麼學堂畢業的那些狗屁法律，都一筆勾銷。因爲社會上有一般民衆，就有一般民衆的利害和_●要求。想解決那些利害問題，達到他們所要求的目的是不是混拉一些官僚軍閥財主的子弟親戚朋友們，叫做什麼議員的，可以代表他們辦得的？讀者諸君，只要明白這個道理，自然就會贊成我所主張的普通選舉了。

至於直接選舉，最重要的理由，是爲防止間接選舉的流弊。因爲初選當選人，人數有限；那些想當議員出身發財的，就大施運動，一個人找出二三十個初選人來，每人給他幾百或幾千塊錢，請他幾檯花酒，買了他的票子，就行了，我們中華民國開國以來，行了兩次選舉，那一次不是拿錢買，不是拿酒席騙？第一次一班人，還沒有做過選舉賣買的經驗，賣買的價錢還低，賣買的行爲還祕密；第二次却吃甜了嘴，簡直價錢也大漲，行爲也變了公開的。「嗚呼哀哉！」這些出錢買議員當的，是不是人民的代表？

他們一心一意，不過一個月拿幾百塊錢的薪水，借著議員的地位，出出風頭，敲敲竹槓，那裏是爲做人代表來的？更從那裏配說這句話？然而這種腐敗現象，雖說根本上由於國民性的下賤，事實上却是由間接選舉來的。果然改作直接選舉，決不會糟到這個樣子。讀者於此，又要發生一個疑問，說中國人，受慣了壓制，對於政治漠不關心，加上交通不便，往往有一個人，一生到老，不曾出門，走過百十里地方，如今希望他們都跑到一個遠的地方（例如以縣城爲選舉地）去投票，不是都要棄權嗎？這話不錯，我也因爲想到這一點，纔想出一個新鮮法子來。我這法子，在政治史上，恐怕沒有前例，現在我就寫出來和大家商量。現下的間接選舉，是先由有選舉權的選民，選出選舉人（初選）再由這些選舉人選舉議員出來。（複選）我的辦法不然，先由下級地方自治議員，和縣自治議員（關於下級地方自治議員和縣自治議員，用單純直接選舉，不適用這種新方法，新方法的適用，限於省議員_{省的制度如何暫不問}和國會議員的選舉），合攏起來，選舉省會議員或國會議員的候選人名額，要超出法定議員數數倍。（初選）再由這些初次當選人，（如果是省會的，要他在自己縣中各下級地方自治所和縣自治所所在地；若是國會的，要他在自己一縣和鄰近二三縣各下級地方自治所縣自治所所在地）召集普通選舉有權人，（由自治所備相當酒食召集之），行競爭演說。由這些選舉人聽了他們的議論，斟酌他們的聲望人格，揀他們滿意的，再行投票決定。（複選）至於各下級地方自治區域內，及縣自治區域內選舉人所投的票，雖在一處一處登時發表，然最後的決定，要合各區域所得總票數計算，由得票

多的當選，這是我的新方法的大概。至於詳細規定，我現在沒有工夫，恐怕讀者也帶厭，暫且不講，我想這個法子的利益，第一就因為一個下級地方自治區域內的人民，離自治所所在地不過幾十里，（縣自治區域內更近）由自治所備相當酒食招待，一定人人肯來，因此慢慢的引起一般人民對於政治的趣味，養成一般人民對於政治的責任心。第二就是和單純直接選舉，有同樣掃除選舉腐敗的效力，因為初選不是確定的，若是花錢運動，初選當選，到了人民複選的時候落了選，豈不是白花錢麼？至於說打算複選花錢，複選是直接的，單純直接選舉，能夠防止選舉腐敗到什麼程度，複選直接選舉，也就能夠防止到什麼程度。再進一步，若有萬分不肖之徒，打算初選複選都花錢，那可是於直接選舉難於運動之外，再加上運動初選當選的困難；這種選舉，要算比單純直接選舉更有掃除選舉腐敗的效力。總而言之，我這箇新案，是從要謀直接選舉的利益，而又求實行可能的兩點想出來的。不過我從來於政治學上的知識有限的很，盼望許多專門研究政治學的人，大家把我這個辦法討究討究。

上面從建設民主政府說起，連彙論及普通直接選舉問題，所費的紙面很不少了；現在我要歸到題旨上做個結穴。我以為要防止中國社會的破滅，第一要建設民主政府；怎麼建設民主政府，可以防止中國社會的破滅，這個道理很容易瞭解。所謂民主政府，前頭說過，就是「為著人民，由人民自己組織人民的政府」。既然是這種人民政府，自然政府和人民是一不是二。甚麼人民對於政府，懷著一肚子的冤氣，在平時因為處於政府壓制之下，莫可如何，忽然一夫倡亂，便大家趁著心願，不管理性不理

性，一齊化作土匪流氓的那一種現象，是決不會有的。現在我們中國的土匪流氓多，固然可怕；但是那冤屈無伸，激怒到了極端，一時都可以化作土匪流氓的一些小百姓，更是可怕。因為土匪流氓雖多，比起一般良民來，倒底還是少數；只要這些良民不激怒到極端，不至於大家化作土匪流氓，中國的社會，還不至於被那些土匪流氓蹂躪到不可收拾。但要安撫這些良民，讓他們服從他們的理性，不為狂暴的感情所掃蕩，就只有使他們的意思，能夠實現到國家政治上來，才是辦法。我看現在中國幾萬萬的小百姓，已經是咬牙切齒的恨極了，已經是激到要做土匪流氓的時候了。如果中華民國的政府，還永遠是這麼一種人民外的東西，人民的利害，不是政府的利害，政府的好惡，不是人民的好惡，兩不相侔，各幹各的，那怕一般人民所理解不徹底的社會主義，要做一條導火線，把中國社會真化作黑暗地獄，若干年不得天光。我是十分看透了這一層，所以說要防止中國社會的破滅，第一要建設民主政府。

2. 實行社會政策 我這裏所說的社會政策，和歐美日本現在所討論的社會政策，稍有不同。現在外國所討論的社會政策，是講勞動與資本，要怎麼樣調和。我們中國現下所要求的社會政策，却是要講如何籌集資本，興辦實業；消極的創造勞動，收容勞動，一面不使新的土匪流氓孳生，一面還把現有的土匪流氓化作健全的勞動者；積極的更要使中國社會一步一步有接近社會主義的理想的可能。不待言，關於勞動與資本的調和，自然也要注意。但這還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上述的兩層話。然則這種社會政策，實際上應該如何施行？現在且把我所見得的分項寫在下面。

第一，執行社會政策的主體，不要是國家，要是縣自治所及省自治所的自治團體。我所以反對國家做主體的理由，很有幾層。現在單就一層頂要緊的說，就是由國家做主體執行社會政策，不免把國家的權力弄到極大，其結果至於束縛人民的自由。現在許多在強大的國家權力之下講社會主義的，都盛倡什麼國家社會主義；（近來日本倡這種議論的就不少）。原來過渡時代，一班頑固黨，怕社會主義破壞他們的國家組織，那些倡社會主義的人，雖明知國家社會主義不妥當，但求他們的主義，不受過重的壓迫，而且想借著這種國家社會主義，做一道橋過身，自然得說如此如此。實則國家於支配人以外，還要支配物；換一句話說，就是國家於政治的職權以外，再加以經濟的職權；一定把國家的權力，弄到比現在國家所有的權力還大多少倍。權力越大的國家，越易流於專制；而且專制之下，更會生出種種舞法舞弊的稗政來；這是自然的結果，無可諱言的。我現在主張的社會政策，雖說不和社會主義一樣，然而也是支配經濟的。若給國家做了主體，自然會生同樣的結果。我認定有這種危險，所以反對國家做主體，主張由自治團體執行。至於自治團體，究應如何執行，我現在只舉兩條大綱：（甲）由自治團體另外組織企業法人；這種企業法人，對於在他企業底下的工人，還是立於雇主與勞動者的關係；不過規定每年所賺的錢，除提出幾成作為擴充企業資本而外，按著工人勤惰的點數，（工人的勤惰點數，由經理人並由工人內輪推監察人，共同監察存記）分給他們。（乙）企業的總副經理人，由自治團體中推舉有財產，而且精明有企業能力的人出來擔任；每季要提出報告書，由該自治團體

和工人內中推出委員，詳細審查，倘有虧折，如經理人沒有正當理由，明白證據，所虧折的，即將他們的私有財產充公賠償；至於經理人，有較厚的薪水，賺了錢和工人分紅，一樣分取較厚的紅利，是不待言的了。

第二，執行社會政策的自治團體，所應興辦的實業，初須限於鑛業，原料工業，粗製工業，凡需技術程度高的暫不要辦。這一層是我年來對於中國實業方針的主張。不過現在不能詳論，只大概說幾句。現在歐美各國的工業，已經發達到了極點。他們的資本也雄厚，技術也高明，勞動者也熟練；我們中國却事事落後。加上我國關稅率，受國際條約的拘束，邇來雖說改了現實五分稅，然而不相干，終不能有一點保護作用。若我國對於什麼高等工業，都要效顰，一逢著先進國的競爭，定然一敗塗地。至於鑛業，原料工業，我們儘可憑藉我們天然的富源，誰也競爭我們不過。粗製工業，所要的技術很低，什麼不熟練的勞動者，也容易做得來。而且我們中國興粗製工業的原料很多。因為生活程度不高，工人的工價又小，努力經營這一類的工業，一定是萬無一失的。但鑛業，原料工業，粗製工業中，在那些地方適於那些那，要詳細調查，而且要有專門工業知識的人，詳細討論；我不過說出一個方針來，具體的話，不敢妄說了。

第三，是一個頂大的問題；就是自治團體，從何處得許多資本來興辦實業，實行社會政策的話。我於這一層曾經想過許久，發現了幾道好財源。主張由國家拿這幾道財源，做還債基金，發行內外國公

債；將募集公債所得的款項，分配各自治團體，充作辦實業的資本。幾道財源是什麼？就是所得稅，（但應募這種社會政策公債的這一部分所得，不納所得稅）遺產相續稅，家屋稅，奢侈稅的四種租稅。關於這幾種租稅的課稅標準，及課稅上種種問題，我預備將來專篇討論，現在只就實行社會政策所以必取這幾種租稅為財源的理由，簡單說幾句。照社會主義的主張，不是要把富人所有的生產財如田土銀錢（銀錢原不是生產手段，但在貨幣經濟之下，什麼直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拿銀錢買來的，所以銀錢竟變了第一次的生產財）等，都沒收給社會，做社會的生產資本麼？我們如今主張實行社會政策，自然不說要沒收富人的財產，但是要從富人財產的歲入內，抽出一點來辦社會事業，這實在是溫和的，讓步到了一萬分，絕對沒有一點過激的臭味。我所以想到要課所得稅，（除最低所得額）遺產相續稅，（除最低遺產額）家屋稅，（除最低價格家屋）奢侈稅，以充實行社會政策的資本，就是這個主意。因為有多額所得，承襲多額遺產，住高價格房屋，為種種奢侈的，都是富人。只要我的前提不差，我的這種課稅的主張，是沒有不合的了。

第四，自治團體所設立的工場內，應實行現世文明的勞働立法。今舉其重要者如下：（甲）工人的勞働時間，每日八點鐘；但每日要受兩點鐘的補習教育，教育責任歸自治團體負擔在工人是義務的，不能隨意的。（關於中國的教育方針，我有一種新案，勞働教育，也是內中一部分；但在這篇文章內，不能談及，只好期諸異日罷）幼年少年工人的勞働時間，無論男女，每日四點鐘，但要受三四點鐘的義務教育。成年

女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過六點鐘，但也要受兩點鐘的補習教育，不能隨意。(乙) 分別成年男工女工，幼年少年工，定最低限的工價。(丙) 依習慣，三節酌量放假而外，逢國慶日，勞動節，都放假；遇著選舉日期亦放假一二日。(丁) 企業法人，對於因工作負傷或罹疾病的工人，在調養期內，照所屬最低額工價給半。(戊) 對於勞動保險，由企業法人酌納保險金。

第五，這是最後一層，是國家對於執行社會政策的自治團體所經營的實業，應該如何獎勵保護，使他成長發達的問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國家對於他們所經營的實業，凡百產物，不課一文錢的稅。至於由個人或私人組織的公司所產出的東西，照現在各開港地，外國人所辦各種公司的物品，輸送到內地，要課五分移出稅的例，課同等的物產稅。我所以有這條主張，揭開蓋子說，就是要把私人中心的生產組織，慢慢化作社會中心的生產組織。因為這樣辦下去，中國的社會革命，不用流一點血，自然會成功，這是我一種懲前毖後的方法，不是無意味的亂說話。我的防止中國社會破滅策，已算大體說完了。最後再補一句，就是我所主張的社會政策，恐怕非真正的民主政府，不會有實行的希望。千言萬語歸總一句，目下中國的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六月十號脫稿

俄國新憲法的根本原理

高一涵

自從「布爾扎維」主義 *Bolshevism* 的名字傳到東方之後，日本人先攪一點感情進去，把他翻做「過激主義」，把主張這種主義的人翻做「過激派」，再傳到道聽途說的中國人耳邊，就把他當做「洪水猛獸」一樣看待，無論什麼人，祇要把你加上過激派的徽號，就可以「格殺勿論」了。平常的人說這樣話，我們原不去責備他；不過有責任的政府當局也說他是危險思想，且一口咬定他是無治主義，硬說他們主張公妻，主張女子國有，主張平民獨裁；我真不知道他們是從俄國那樣法律那樣宣言書中考求出來的？往年布魯塞爾 *Brussels* 的警察官，捉到英國衆議院一位議員；後來有人報告說這位議員是社會黨，*Socialist* 不是無治黨，*Anarchist* 他說在我看來實在沒有分別。歐洲的官吏尙且如此，怎能怪中國的官吏呢？況且無治黨和社會黨都是用激厲的手段對付官吏資本家的，就是歐洲人一想到他們，也同時想到手鎗炸彈上去，又怎能怪中國人叫他們做危險人物呢？

我想要叫人家不要誤會「布爾扎維」主義，應該先叫人家知道這個主義是怎麼一回事。凡是批評人家思想制度，必定要把人家思想的來源制度的根據考求一番，萬不可空口說白話的。我這篇短短的論文，是處處根據俄國新憲法寫出來的，本沒有什麼新奇的意思，不過比報紙上的傳說實在在一點兒罷了。

俄國共和政府的根本原理，就是在國家社會主義上造成的。這種政府的組織，是拿馬克思主義 Marxism 做底稿子，要想明白俄國新憲法的根本原理，應該先明白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

馬克思把人類的歷史，看做階級爭鬪的影子。先前的歷史都是有勢力的人有錢財的人欺壓沒有勢力沒有錢財的人的歷史，所以他主張社會革命，想叫窮人出來當權。他在七十幾年前，已經發了一個共產派的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宣言書中條件，很可以代表馬克思生平的主張。

在馬克思前的社會黨都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到了馬克思纔成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所以馬克思和安格爾斯 Engels 兩個人用 Communist 一個字表明他們和空想派不同，故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又可以叫做共產主義 Communism。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目的，在宣言書中說明的是把窮人合成一個團體，叫他們取到政權，把中等人家的私有財產權一齊廢掉，請勞動的人出來代替資本家。他們實行這種理想的方法，就是把私有的資本一齊收歸公有，把中等人的自由經商，中等人的家族，中等人的宗教道德，和國際間的仇恨，一齊廢掉；他們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仍然倚靠政治行動。宣言書中替窮人要求的條件，共計十種：(一)地租充公，(二)行累進直接稅，(三)廢去承繼家產權，(四)把出國居住的人的財產充公，(五)拿公款來辦國家銀行，把信用歸總起來，(六)把運送的機關收歸公有，(七)工場由國家去設，土地讓國家去耕，(八)強迫人人做工，(九)漸漸廢去城國的界限，好叫生產的分配平均，(十)拿自由公共的教育教導所有兒童。——這就是共產黨宣言書中的大意。

俄國共和政府也拿國家的權力和政治的手段來達他們社會主義的目的，把組織政府的權力，都放在勞兵農三種有職業的人手裏，廢掉私有財產，設立國家銀行，這是和馬克思主義一樣的地方。

俄國的共和不是全俄各階級的共和，單是勞兵農代表會議的共和，不問是中央的政權，或是地方的政權，一齊放在這個會議的手裏。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的憲法第一編第一章第一條 俄國新政府，憲法上定名叫做『俄

國社會派會議的共和』，全俄勞兵農會議，就是俄國政治最高的機關。第三編第六章第二十四條 另外有高等

國民經濟部，有國立銀行，有國民企業行政部，都是把社會事業放在國立機關手裏掌管，可見得俄國的國家權限，比較普通的國家大得多了。他們這種勞兵農會議，是國家法定的機關，並不是無治主義的自由社會，任人自由加入自由脫離的，怎能說他們是無治主義呢？我們想觀察俄國的政治組織，第一要弄清楚的——第一容易弄清楚的——就是俄國現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絕不是無治主義的國家。

俄國最高的政權都在勞兵農會議手裏；這個勞兵農會議，是全俄都市會議和各地方會議的代表組織成功的。都市會議每兩萬五千選民選出一個代表，各地方會議每十二萬五千選民選出一個代表。第三編第六章第二十五條 可見得勞兵農會議是人民公舉的代表，是一種合議體的機關，說是平民合

議制則可，斷不能說是平民獨裁制的。這個會議，一年至少開會兩次，由全俄中央行政委員會召集；第二十六條 閉會的時候，中央最高的政權放在全俄中央行政委員會手裏，這種委員會差不多有二百位

會員，第二十八條分部辦事，又怎麼說是獨裁呢？雖新憲第一編第二章第三條末尾一項有組織社會派的赤衛隊，保護勞動階級，解除有資產階級的軍備，這單是軍備一項，並不是政治組織全是如此；就說是俄國勞兵農會議單限於勞兵農三項人，然這是普通階級，是有職業的階級，在國內占最大多數；聯合這種多數人組織合議制的政府，徹頭徹尾是一個共和政體，絕不是一個什麼獨裁政體。

俄國現在正在過渡時期中間，他這種過渡時期的政府，又專是為貧窮人設的，自然是要把組織政府的權柄，交到勞動階級手中，讓他們去建設一種『狄克泰特』政治。Dictatorship 況且俄國共和，已經明明白白的說是：『俄國勞動人民的一個社會派的自由社會』，所以不得不把凡在社會派會議的共和政府權限以內的一切權力，交給全體勞動人民所組織的會議。第二編第五章第九第十兩條 自俄國全體人民看起來，似乎很像是勞動階級獨裁制，然自共和政府的組織法看起來，實在是勞動階級的共和制。況且他憲法中明明說過是：『現在過渡時期』中間的辦法，想防止有勢力的人，有金錢產業的人，有爵位的人反動，在這改革期中斷斷乎不能不用這種方法的。

一九一八年的俄國憲法，中間有頂大的革命，就是土地和產業兩個問題。各國憲法中的人民權利，沒有不包括財產權在內的；俄國憲法把這種私有財產權根本推翻，現在世界憲法裏面再也尋不出第二個的。我國所以廢掉私有財產權，却有種種原因：（一）想免了拿人家的血汗，圖自己快樂的利己行爲；（二）想廢掉貧富的階級，使人民生計平等；（三）想建設社會黨的社會。因為想把土地

歸國家所有，所以廢私有土地權；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而後，再分給自己能耕種的農人，讓他去自由耕種，對於舊業主不花一點酬報。另外如森林、礦產、水利、器具、模範農場、農事企業，都歸國有；生產的資料和運送的機關，都交給勞動人管理。第一編第二章第九條 把所有的銀行都讓給勞農的國家，拿這個做解放勞動人民受資本束縛的一個條件。勞動人民權利宣言第二節第三條 要想使窮人得平等的實在的利益，所以纔設國家銀行，把銀行營業讓國家獨占。所有現在的合資銀行和銀行的機關，都歸入國家銀行之中。銀行國有法第一條第二條 照這樣說來，俄國的憲法對於土地產業等規定，和共產黨宣言第五項至第八項差不多相同。俄國的憲法又把工作定為個個人民的義務，並聲明一句話說：『不做工的人將不吃飯』。『He shall not eat who does not work』。這又和共產黨宣言書中第八項強迫人人做工的意思相同。俄國憲法第二編第五章第十八條 依我看來，俄國現在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無治主義根本相反，我們斷乎不可像布魯塞爾警察官，把他們混為一談纔好。

另外還有什麼公妻和女子國有兩個傳說，從法律上和事實上搜索，連一點兒影子都沒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時宣布兩種條例，一是規定關於婚姻子女和註冊的事體，一是規定關於離婚的事體，這兩個條例的內容，差不多和現在各國結婚離婚的現行法一樣。俄國從前結婚也同歐洲各國一樣，多在教堂裏邊註冊，現在的婚姻條例，單承認民政的結婚，Civil marriage，不承認宗教的結婚，Church marriage，把宗教的結婚作私人行為看待，法律上不發生什麼效力。所謂民政的結

婚，是一種契約的行爲，由兩方用口頭或文書陳請本處婚事局註冊，說明沒有法律上禁止的各項事

故，如未滿法定婚年和直系親屬之類

并聲明是自由結合，沒有強迫的事情。必照法定的次序，一一經過，給過婚證，

纔算婚姻成立；結婚兩方當事是婚證上所指名的一男一女，明明仍是一夫一妻的法定婚姻制度，那

裏有什麼公妻的胡說？他們結婚離婚都是兩方面互相情願，自由分合，沒有別的力量可以強迫他

們，又那裏有什麼女子國有的胡說？女子如歸國有，還能讓人自由結婚，還承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

度嗎？以上皆見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的婚姻條例。

俄國的政治組織本是很平易近人的，一點兒希奇也沒有；所以駭人聽聞的，祇是實行土地產業

國有的一件事。究竟這件事，七八十年前的馬克思已經說過多少遍，俄國現在不過拿馬克思的學

說來實地試驗罷了，那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值得起大驚小怪呢？我很望拿『過激派』三個字陷害

人的人，和那對於『過激派』抱『格殺勿論』宗旨的人，把俄國的憲法和別項的法律看一看再說話，不

要胡言亂語，叫人家笑得肚子痛纔好！

人生觀

劉經庶

相傳古埃及有一怪物，獅身女面，常坐於道傍，逼行人解謎，不能解者，即吞而食之。竊謂人生觀亦一謎也。世間雖無怪物，逼吾人解之，顧能解與否，與其解之之法，其關係吾人一生者，至深且巨，不可忽視之也。

吾國先哲論人生真義者甚多，而以道家爲最著。道家謂人之生死，等於幻化，方其生也，不過氣之偶聚，初非實有，特假名耳。列子至謂動物植物，輾轉相生，偶然發現，如地菌然，初無大經大法存乎其間。其論人之由來，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其後王充本之，而創所謂無意志之宇宙論，其言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合氣，人偶自生耳。斯說也，諦以審之，實與西洋哲學中之元子論相近。持此論者，謂世間所有，爲無數元子，結合而成，而是無數元子，初無親密關係存乎其間；乍離乍合，一聚一散，其會合也，如浮萍然，泛然相逢，漠不相涉。

緣此種人生觀而起數種之謬誤，略述於後。

一、人生無目的。氣既偶聚，必無意志，而倫理學中所謂趨向正鵠一說，似無根據。顧就進化論言之，一切衆生，悉有一種目的，寓乎其間；最微生物，蠢然而動，其官覺渾而不盡，顧能辨別明暗，有順應外緣之具，較之石子落水，爲所衝激，不啻有霄壤之別。至於人，則有所謂是非之心。其始所謂是非，

原於習俗，迨文化漸進，則有箇人道德。所謂犯天下之不韙，行吾心之所安，皆此種道德之表現也。

一、人生無價值。人生既爲氣之漸聚，則必無自性，與泡影等；而所謂箇性之發展，必不成問題。

列子曰：汝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據是則人亦自然界之附屬品耳。

緣是復生三種結果：一曰從欲。人之一生，既如幻泡，轉瞬消滅，則刻意修行，或孳孳焉冀有所

建樹於世，其事必屬至愚。楊朱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漸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其

後晉世劉伶之徒，飲酒以自戕。舉凡一切「今日醉飽，明日且斃」之思想，皆不知人生之可貴階之

厲也。二曰任運。人生若無價值，人之自視，亦必甚輕，自視甚輕者，率信命運。莊子以大鑪譬天地，

以大冶譬造化，而以金譬人。其意以爲人生斯世，其存亡之機，不由自主，宇宙中有司之者，是司之者，

卽命運也。晉阮籍謂人生天地間，如羣蟲之處穽中，窮蹙無聊，不能自奮，惟有瞑目繫足，受命於自然

冥命耳。夫人誠薄弱，然薄弱者其形體，非其精神，形骸可搗之使碎，而精神不可磨滅。伯斯克曰：人

固如葦，弱不勝風，然能與神明相通。其卓然自異者卽在此也。三曰厭世。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又以生爲附贅懸疣，死爲決疣潰癰。

其厭生欣死，可謂至矣盡矣。

儒家人生觀，較爲健全。孟荀諸子，皆尊重人格。然氣之一說，終不能免。故自稱紹述孔孟之

宋元諸儒，鮮不言氣。其論氣視道家爲勝；道家不言氣有種類，故人畜之分不明；而儒家謂氣有全偏純駁之分，得其全者爲聖賢，得其偏者爲凡夫，人得其純，畜生得其偏。然以近今科學衡之，此說亦不可持。何則？氣者物質也，物質有分量之別，——所謂偏全純駁，亦皆分量之別。（Quantitative difference）——無品性之差，（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人與畜生有品性之別。吾故曰，此說亦不可持也。

生既氣之偶聚，死亦必氣之偶散。所謂散者，蕩爲太虛之謂也，化爲元素之謂也。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按此說不確，骨骸亦化爲原素，散入太空。）精神離形，各歸其根。又引黃帝之言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由是言之，生如浮漚，漚滅歸海，了無自性，卽爲死也。

論者率謂歸根歸道之說，卽脫離貪著，由小我易爲大我之意。顧細心考之，則所謂大我者，亦不過形骸之我，化爲原素耳，其理與不滅之說相同。然如是之我，一犬一馬有之，一草一木亦有之，固不必刻意修行以致之也。

以上所說，其謬誤所在，一言以蔽之曰：氣之說也，亦卽西洋唯物論也。竊以爲健全之人生觀，必基本於精神之我。有精神之我，而後有箇性有人格之可言。欲發展箇性，必以一己之精神，貫注於人羣，而後其精神，滔滔汨汨，長流於人間，永不止息，隨社會之進化而俱長。此之謂自我實現，此之謂

化小我為大我，此之謂靈魂不滅。

或曰，人之自營，根於天性；子主獻生，亦有說乎？曰，有之。執於生者，適以自喪其生。一粒麥種，

方其塊然，依然一粒；迨已腐爛，甲拆萌生，久之成熟，結實纍纍。且我之為我，本屬羣我；我與大羣，息息

相關。我之生命非我有，社會之委形也；我之人格非我有，社會之委蛻也。我既與社會無分，為人即

所以自為，為人即所以擴充自我。由是言之，獻身之義，非謂激於感情，作賊人之事，一此為發狂，非吾人

所謂獻身也。獻身者，日用常行之事，即忠於所事之謂也。



家庭藥物學

朱夢梅編 專述各種人人所知之藥品及各種食品各種日用品。可作為藥物者。每種詳言其性質功用。及配合成方各法。治法簡易而有特效。家庭不可不備。欲自修醫學者。讀此更為有益。價三角半。

藥學要書

- 實用藥物學 鄧立民 八角
- 藥性賦 二册 二角
- 增補本草綱目 二十册 一元五角
- 本草備要 四册 四角
- 湯頭歌訣 二册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國同盟之三大意義

鯁生

「萬國同盟約法」草案，以本年二月十四日，提出於和會總會，嗣經修正之後，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在總會一致通過。世界渴望之新世界組織，從此開幕。關於該約法內容，本誌已屢有解述批評，茲不贅論。惟是約法雖制定於巴黎和會同盟組織，究非徒然發自少數政家一時之用心，而裏中實大有歷史上，政治上，思想上之重要意義。揭而陳之，本編之主旨也。

萬國同盟何爲而成立也？曰，歷史之進化，政局之要求，思潮之趨勢使然也。

何言乎歷史之進化？德人魏黑倍 Wehberg 有言：國際進步，趨於大同。（一）歐洲自入近世紀

以來，國際社會，與日演進。自範圍言，則擴張漸大；自內容言，則關係益深。法治維繫之主義，與共同

利害之觀念，日益固植其基。十七十八世紀之中，已漸睹國際公會之機關，爲一般政治問題之解決。

舉其顯例，有千六百四十八年之維斯特發利亞會議，Congress of Westphalia 有千七百十三年

之烏托列希特大會。洎乎十九世紀，則公會之召集，其職務不限於解決政治問題，且更進一步，而著

手國際立法事業。千八百十五年之維也納會議，於處分拿破侖戰後歐洲善後問題，重修歐洲地圖

以外，尙議決有國際河流通航自由，外交官分等待遇，奴隸販賣禁止之原則。千八百五十六年之巴

黎會議，於收束克里米亞戰事，處分近東問題以外，尙議決有所謂巴黎宣言 Declaration of Paris 四

條。巴黎宣言者，關於海戰法之規定，於國際公法上開一新紀元，實十九世紀以來最重要之國際立法之一也。以如斯重要之國際立法，而得議決於公會，則公會之無形中，認為最高國際機關，而國際社會之隱示組織，已可想見。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科學進步，經濟發展，交通頻繁，國際共同關係連帶義務之問題，更增複雜。於是一般國際問題之討論，不僅附帶於政治性質之議和大會（例如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公會）而且隨時召集特別會議以籌處決之方。例如千八百八十五年之柏林會議，處分非洲孔哥問題，則不徒歐洲重要國家如英、法、意、俄、德、奧、比、葡、丹、麥、西班牙、瑞典、瑞威、土耳其均列會議，即遠如美國亦列席焉。其他類似會議，尙復不少。同時而有一種國際聯合行政之組織流行；國際共同事務，置有常設機關處理。千八百七十五年，觀萬國電政同盟之設立；千八百七十八年，設萬國郵政同盟；千八百八十三年，設同盟以保護工業所有權；千八百八十六年，設同盟以謀文藝美術作品之保護。此外關於國際私法、交通、運輸、貨幣、度量衡、勞工、衛生諸問題，特開會議，立為協約，以定共同義務者，逐年增多。然此猶無定之運動，斷片的事業，無統系的組織也。迨及海牙平和會議之召集，而國際關係性質，為之大改；大同聯治之想，於此漸露實現之機微。第一次平和會，召集於千八百九十九年，其結果於各種議決宣言以外，有陸戰法規之制定，有常設仲裁裁判所之創立；雖其開會目的不獲全達，然已為世界正式開一國際立法機關之先例。逾八年而有第二次海牙平和會（千九百零七年）之召集，不惟列會國數加多，成績亦遠較第一次為大；第一次平和會列席者二十六國，第二

次則爲四十四國；第一次議定約章三件，第二次則爲十三件。於此已可徵每次大進一步。第二次平和會決議，已預期第三次平和會之召集；使無歐戰發生，平和會必當於千九百十五年三見於海牙。則是世界上已有一定期集會之共同機關，國際社會之法定的組織，可謂粗具雛形。(三) 更進一步，則規定強制仲裁原則，樹一執行的權力，賦以有效的制裁，則國際社會具有法定的組織，而萬國同盟之形式成矣。然則今之所謂萬國同盟，其殆國際社會演進之程序，遲早必達之段級歟，歐洲戰事持有以促進之耳。吾所謂歷史之進化者此也。

何言乎政局之要求？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以後，歐洲大陸，得慶小康者四十餘年。其間雖有俄土之役，希土之戰，意土之戰，及兩次巴爾幹之戰；然皆局部的戰事，全體平和，尙能維持不破。蓋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後成三國協商之均勢，有以致之。然千九百十四年之歐洲大戰禍根，亦即伏於此均勢之中。以謀均勢之故，兩方競相擴張軍備。軍備愈張，殺氣愈熾；一朝爆發，不可收拾，此古人所謂遲發禍大者也。半世紀來維持一貫之均勢主義，至千九百十四年八月，而宣告破產。遠識之士，翻然省悟，知均勢之不足保持平和，而反留戰禍之種子也，於是國際政治革新之說以倡。代表斯說者，爲美總統威爾遜。(三) 其言曰：「交戰國間互訂之議和條件，並且不能滿足交戰國自身。徒然協定，無以保障平和。要在創造一種勢力，以爲一切解決持久之保障。此項勢力，須較現在交戰中任何一國之勢力，或既組織或計畫之任何同盟之勢力均大，俾無論何國何聯合不能對抗之。如今後成立之

和局，欲其持久，則必其和局有人類組織的多數勢力爲之保障而後可。今後議和之條件，可以定此和局之是否能得此保障，世界將來平和與政策所依以定者，有一問題焉：即問今日之戰，其爲一公平安穩之平和而戰乎，抑僅爭一種新均勢乎？如所爭僅在一種新均勢，又誰保，且誰能保此新均勢協定之安穩乎？惟平靜之歐羅巴，乃能爲安穩之歐羅巴。不當有均勢，而須有共勢。（Not a Balance of Power but a Community of Power）不可有組織的對敵，而當有組織的公和。（Not Organized Rivalries, but an Organized Common Place.）威爾遜之言，可謂道破均勢之危險，暗示大同組織之必要。不惟爲全體和平計，爲戰敗國弱國安全計；即爲戰勝國之自身利益計，舍是亦無他道。此所以歐戰之中，不惟中立國家倡導世界新組織之計畫，即交戰雙方國家，亦多公然贊同威爾遜之主張。以素持均勢主義之英國，誇張強權之德國，亦非難協商同盟之策，而寄情於大同聯治之想。蓋時勢之要求，已有不可抵抗之勢。又況歐戰進行，事變百出：俄國革命之後，分崩離析；奧匈戰敗，帝國瓦解；土耳其病夫瓜分之局成；德國殖民地處分之爭端難決；以外尙有新發生之許多經濟、交通、勞工、社會問題，牽涉全世界，有待於國際共同解決之必要。即令交戰國議和成功，善後問題，不得謂爲解決；戰後國際關係，更加繁難。真正之平和，不徒求諸交戰國間之和約，而繫於世界之新組織。設使戰後世界局面，仍舊委諸無政府狀態，無論何方制勝，獲志於城下之盟，其結果不過一時強迫休戰，久之均勢一有變動，兵禍又將重開。千九百十四年之禍，伏於千八百七十一年阿爾沙斯、羅連兩州奪自法者，今復

由法奪還自德。循是以往，安知今日之和局，不爲他年戰禍之源，阿羅兩州，不有再自法國奪去之一日乎？以今日戰後關於土地經濟諸新問題處分之繁難，國際關係之複雜，爭端之起於各國即在轉瞬之間，昨日同盟之友邦，明日或卽化爲競爭之大敵，亦屬意中事。欲免於此種危險，有根本的改建國際社會，放棄對敵方針，實行聯治主義之必要。於此種情勢之下，除少數頭腦太舊之政家，尙守傳習的均勢主義，執迷不悟者以外，凡靜察時局，希望平和之士，未有不歸依萬國聯盟計畫者。吾所謂政局之要求者此也。

何言乎思潮之趨勢？十九世紀中葉，爲個性獨立自由競爭主義之全盛時代。影響所及，政治經濟社會之組織，受其支配。其特徵歷歷可尋。後半期以還，反動大起，羣性共濟之思想，漸次瀰漫歐洲。充此思想，則人羣生活，連帶相依，有互助 Cooperation，而無競爭 Struggle；認強弱共濟之義，而不認優勝劣敗爲科條，不服自然淘汰之法則，而使各個體咸有生存之機會。此其說并非徒然出於宗教的，慈善的動機，而實信爲羣治之真理，人道之原則也。若斯思想，實行之方面，發於內而定一國社會之組織，則爲共同主義 Collectivism，發於外而爲國際關係原則，則爲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萬國同盟，卽國際主義之化身也。俄濱罕曰：（四）國際主義者，世人之一種確信：信文明國家，雖因民族各具不同因素，彼此分立，而實通全世界構成一個社會也；信一切國家民族之利害關係，互相固結，因而國際社會，不可不設立國際機關，以保障一較往昔普及而持久之平和也。由是則國際主義，

不但爲帝國主義之正反對，抑且爲民族主義之緩和劑。蓋帝國主義之主眼，在勢力膨脹，在領土擴張，其勢必出於侵略，而取兼弱攻昧之策；其有反國際主義之精神，固不待論。而即民族主義以言，其初意原爲解除異族之羈絆，謀同族之統一；久之而原意漸失，以謀一民族發展之故，遂至侵害他民族之自由；統一不足，繼以膨脹；執一族自肥自利之念頭，而忘乎各民族之共同利害關係。充其流弊，則民族主義之極端，即流於帝國主義。不觀夫所謂「大斯拉夫主義」所謂「大日耳曼主義」乎？是皆以民族主義之名義，實行帝國主義之政策者也。以是而民族與民族之間，競爭激烈，弱肉強食，國際社會成一無政府狀態；戰亂之禍，靡有已時。此由於不解國際互助之義使然。故國際主義，一面打破帝國主義，同時亦在補救民族主義之偏弊。萬國同盟之組織，亦正以徵斯主義之實現耳。同盟約法本文開宗明義第一句即曰：「爲增進國際互助計。」（In Order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同盟之精神，彰彰明矣。生存競爭之原則，不適用於人羣；共濟主義，自國內社會關係，推行於國際民族之間。吾所謂思潮之趨勢者此也？

是知萬國同盟，並非偶然的運動，孤立的現象，而實歷史，政局，思潮，諸種因素湊合以成。茲問題甚大，以上所論，不過以發其凡，分別推闡，當以讓諸專篇。

八年六月十九日章於巴黎大學圖書館

(I) Schücking,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ague Conferences, P. 32.

(II) Lemonun, La Seconde Conférence de la Paix, P. 674—684

(III) J. B. Scott, President Wilson's Foreign Policy, messages, addresses, papers, P. 248—249.

(IV) Openheim, The League of Nations, P. 12.

行發館書印務商

欲謀職業者

編泉亞杜

鑑寶藝工學化

角五元一册一

〔南〕〔富〕
〔針〕〔國〕

▲各種工藝用書▼

此外
尚有

實新	日	國	之	中	工
驗編	本	國	助	村	藝
電攝	造	中	著	康	製
報影	紙	國	工	工	造
學術	新	工	業	業	法
六角	法	業	常	識	
五角	史	史	識		
六角	法	法			

可資
參考

工業藥品大全

一巨册
二元四角

日用
工藝品
製造法

一册
五角



請閱此數書

〔必〕〔國〕
〔備〕〔民〕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美 國 總 統)

威 爾 遜 參 戰 演 說

蔣 夢 麟 先 生 譯 述

漢文單行本
定價二角半

英漢合璧本
定價五角

諸君欲知美
國參戰之主
義乎
諸君欲知世
界種種問題
之解決方法
乎
諸君欲知吾
國對於參戰
之地位乎
諸君欲知吾
國應盡之責
任如何而後
可以參與此
次議和大會
乎
戰事已停 ● 和
議會開 ● 凡關
心時勢者 ● 不
可不讀

上列威爾遜參戰演說譯印以來風行寰宇。茲更將威君關於和議之演說九編續行譯印并附以國際同盟條約草案全文。凡和平大會之真相。與世界未來之局面。皆可於是書得之。譯筆明顯透闢。尤足傳威君言論之真精神。

美國總統威爾遜和議演說

▲英漢合璧本 定價六角
▲漢文單行本 定價三角

隨書附贈威爾遜照片	英漢合璧本	購三本贈中號一張
	漢文單行本	購五本贈大號一張

巴黎和約與美總統十四條

松子

此次戰事，幾於合全世界之力以對德國。問何以故，則爲公理也，爲人道也，爲欲打破德意志之軍國侵略主義，謀世界之永久平和也。在原來協商諸國，或猶蓄意假此美名，以博世界同情；而在美國之加入戰爭，則從來旗幟鮮明，顯示別無異志。跡其助戰之目的，講和之理想，則威爾遜總統有所謂十四條之宣言，風聲所樹，大義炳然，無論敵邦與國，莫敢不表贊同。德國本此以求和，協商側應之以停戰；於是而去年十一月之休戰條約締結，而巴黎之和會召集。敗軍之國，固將於此求一線生機；世界望治之士，亦咸望於十四條之實行，立一永久平和之基礎。今之和約，果如世人希望，實現十四條之精神否耶？果合乎舉世所要求之公平和局之理想否耶？則不幸而不容吾人不作一頁答，今不惟德人對於和約憤其過苛，卽協商國中進步思想之士，亦無不咎其有傷公平之旨，違背十四條之原則。故今日之問題，不在論和約之與威爾遜十四條宣言衝突不衝突，而在察其衝突之點所在；不在問此種和局之公平不公平，而在究其不公平之度至於何許。由是而推論其對於世界永久平和之惡影響如何，與將來是否有補救之希望，則本篇之主旨也。

今於比較和約，與威爾遜十四條之先，請先明十四條之性質。十四條宣言何以發？曰，爲俄德單獨講和而發，將以表示美國交戰之目的於俄國於世界也。千九百十七年三月十五日，俄皇尼古

拉斯二世退位，俄國革命告成，臨時政府組織；三月二十二日，得美國之承認。自後內部衝突，幾經變遷，而有十一月七日之變。過激派之首領雷寧組織政府，全然執一種新主義，第一著，即在絕對的講和，同時通告德奧與協商兩方面，提出和議。協商側不應，彼乃單獨與德奧講和。十二月十五日，休戰條約簽字，俄國與德奧開和議於蒲芮斯特利托烏斯克，一時談判不調。於時英首相雷德佐治（千九百十八年正月五日）在倫敦勞工大會席上，發表英國所主張之講和條件。閱三日，而威爾遜總統演說於美國議會兩院聯合會，說明俄國現狀，表示同情，同時而發表美國主張條件，表示與協商側目的一致。今之所謂十四條原則，即包在此千九百十八年正月八日之演說者也。其全文如左：

- 一、和約公開；一旦公告成立以後，不許再有何種秘密國際協定；外交之進行，常應披誠公開。
- 二、領海以外，無論戰時平時，海上航行絕對自由；惟為厲行國際條約計，可以共同行動，封鎖海洋之全部或一部。
- 三、一切經濟障礙，務令解除；對於承認平和，而協助其維持之一切國家，當令通商條件平等。
- 四、交換適當之保障，俾一國軍備，於不危及國內治安之範圍內，減至最小限度。
- 五、對於殖民地，為一自由大度公平之處分；於此項處分，常嚴守一原則：凡決定此等種種主權問題，住民之利害關係，當與要求此項權利之政府之持平的主張，同等重視之。

六、敵兵撤出俄國全土；解決一切關係俄國問題，務期其他世界各國與該國以最寬大最完善之協助，俾得圓滿無阻之機會，獨立以定其國民政策與政治發達，而令彼得於自擇政制之下，歡迎以進於自由國民之羣，且當較歡迎更進一步，而與以彼所需要

而自行尋求之各種援助。將來各兄弟國，對於俄羅斯之待遇，即為彼等之好意，彼等之了解俄國需要，以別乎彼等自己利益，彼等之誠明公正之同情之試金石。

七，比利時境內敵兵撤退，土地復元，該國與其他一切自由國民共享之主權，不得有所制限。此層當然為全世界所同意，能恢復

世界各國對於彼等所樹立以支配相互關係之法規，莫如此舉。不有此救治之舉，國際法之全體構造效力，將一蹶不振。

八，所有法蘭西領土，當完其自由，被占之區，一律復元，而千八百七十一年普魯士於阿爾沙斯羅連一事，對於法國所造之害惡，擾

動世界平和幾五十年，當令糾正，以便為世界再樹穩固之平和。

九，意大利國境，當根據顯明易見之民族界線，行一改正劃定之舉。

十，奧匈國中所包之人民，其在世界國民中之地位，為吾人所欲保障，當賦與以自治的發達之最大機會。

十一，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三國敵兵撤退，被占之土地，應予復元。塞爾維亞當有入海之通路。巴爾幹諸國之關係，當以

友誼的勸告，根據歷史上確立的臣屬民族之界線以定之。對於巴爾幹各國之政治經濟發達，領土保全，當立一國際保障。

十二，現存俄托曼帝國之土耳其部分，當保有一穩固主權；但以外民族之屈服於土耳其治下者，須保證其生命之確實安全，與自

治發展，絕對無阻之機會。韃靼雷斯海峽，當於國際保障之下，永久開放，為一切國家航海通商之自由公路。

十三，當建立一獨立的波蘭國；此國當包含真屬波蘭人口所住之土地，當與以入海之一自由安全通路；其政治的經濟的獨立，與

領土保全，當以國際協約保證之。

十四，當以特別協約，組織一普及的國家團體，以期大小國家之政治獨立，領土保全，均得互相保障。

去年十月二十日，德意志新政府之首相瑪庫斯，通告美總統威爾遜，願依此十四條原則以講和。十一月五日，協商國政府，亦告美總統以承認此十四條之意；但保留兩項：其一為關於海上自由之一條，其次謂復元一語之解釋，意含德國賠償聯軍方面居民財產損失之義務。十一月七日，威爾遜總統以此回答德政府，彼此別無異議。十一日休戰條約簽字。則巴黎和議，其當根據此十四條原則以解決，信誓旦旦，天下所共見者也。而六閱月之後，所成立之和約，果何如者？該案全文四百餘條，龐然巨冊；報章所載，只公布其大綱。然就此大綱所示，和約之性質已可判明。

和約大綱共分十五章，開宗明義第一章列入萬國同盟約法。該約法內容予已另篇敘論，茲不贅述。第二第三兩條，關於德國國境領土之變更，最為重要，可摘觀如左：

阿爾沙斯羅連兩州，割還法國。

瑪美的 Malmédy 讓與比利時。

波生 Posen 西普魯士與東普魯士之一部，及敘列西亞 Silesia 割歸波蘭。

東普魯士及什列色羽古 Schleswig 兩省，當行人民投票，以決前者是否願屬波蘭，後者是否願屬

丹麥。

沙爾 Saar 炭區之完全所有權，歸法國十五年，而後舉行人民投票，以定主權所屬。

塘濟谷 Danzig 割於波蘭關稅區域內定為自由港。

海利果蘭得島 Heligoland 之要塞拆毀。

啓爾運河 Kiel Canal 化爲國際公道。

第四章處分德國在歐洲外之殖民地及其他權利。

德國放棄在歐洲以外所有之一切權利；例如拋棄殖民地，交還在中國之天津漢口租界，拋棄殖民地與租界內所有財產，讓授在青島及山東之權利於日本，放棄摩洛哥利倍亞暹羅之條約權利，承認英國在埃及之保護權，承認將來關於土耳其保加利之處分。

第五第六兩章，解除德國武裝。

強迫兵役廢除，陸軍數限爲十萬人，不許置參謀本部；萊因河以東五十啓羅米突，卽三十一英里內，不許置軍備。

海軍限爲戰艦六隻，輕巡洋艦六隻，驅逐艦十二隻，而不許有潛航艇。

德國不許設航空隊。

一切要塞拆毀；軍火製造，限於一定估量。

第七章規定戰爭責任問題。德皇維威，由五大強國組織特別法廷，問其破壞國際道義之罪；其他破壞戰鬪法規之罪人，當由各國軍事法廷審辦，德國有交出義務。

第八第九兩章，規定德國賠償損害。

德國承認賠償所有協商側國家私人所受一切損害。

聯合賠償委員會，當以千九百二十一年五月，決定賠償總額，分三十年交付。

兩年以內，德國當暫以金幣、貨物、船舶，或其他特別形式，交付十萬萬鎊。

損害船舶，由德國一噸還一噸。

此後五年以內，德國當爲聯軍國方面每年造船，以二十萬噸爲限。

德國之經濟資力，當用以整理回復戰時破壞之區域，機械牲口，當隨時應命交付。

比利時在休戰條約以前，向聯軍側國家所借之款，由德國代還。

休戰以後，駐屯德境之聯軍經費，當儘先支付。

第十條至第十二條，規定關於經濟問題：如德國不得對於聯軍側國家之商業，直接間接有差別的待遇；聯軍側船運在德國，享五十年間之最惠國待遇；戰前與德人所訂契約，一概作廢之各項，其重大者也。

第十三章，規定國際勞工問題機關，以爲萬國同盟之補助機關。

第十四章總括履行和約義務之保障，和約簽字後十五年間，聯軍當占住萊茵河左岸。

第十五章，包載未列入以上十四章中之雜項。舉其最重要者：德國承認聯軍側將來與德國同盟各國所訂之和約，及其他一切附件。本條約一方面經德國批准，他方面經聯軍側主要國家（即指

英法意日五強言）中三國批准之後，即於簽約當事者間，發生效力。

和約條件之大致，如上所述。即此以與威爾遜總統之十四條原則對觀，其間精神相去之差度，不難判然。今置宣言第二條，（關於海上自由，休戰當初，協商側已聲明保留）第九，第十（關於意大利國境與奧匈國領內民族自主問題，當在對奧和約內解決）及第十一，第十二條，（關於巴爾幹與土耳其領土問題，另待處分）不論（和約中未規定）以外，各條精神，有一未爲此次和約侵害者乎？第一條主張和約公開，屏斥祕密外交矣；然今日之和約條件，則六閱月間，三數政府當局之祕密決定，簽字後始公表於世界也。第三條主張撤除經濟的障礙，然和約則經濟條款內，已陷德國國民於經濟的奴境，一方面防制德國對聯軍側有差別的待遇，他方則聯軍側國家對德國商業及其相互間之平等待遇，固未有何等保證也。第四條，言限制軍備矣；今則德國應完全解除武裝，聯軍側則完全保有軍備自由也。第五條主張公平處分殖民地，而重住民之利害關係矣；今則德國海外殖民地，一概剝奪，而令列強得以種種名義分占之；所謂公平處分，所謂重視住民之利害關係，皆空言也。第六條要求撤兵俄境，而與俄國以自由發達之機會，供以助力矣；今和約要求德國承認尊重俄國一切領土之獨立，放棄蒲芮斯特利托斯克之條約，然獨任聯軍之進駐俄境，干涉內亂如故也。第七條要求完全恢復比利時，還其完全自由之主權；和約則於恢復舊地之外，且割德國土地以擴增其國境也。第八條主張一切法國領土復元，而糾正普魯士千八百七十一年，關於阿羅兩州之害惡；今則阿羅兩州

無條件的割還法國以外，法國尚得占有沙爾炭區，且萊因左岸及右岸五十啓羅米突以內，軍事上化爲中立地帶也。十三條許波蘭建一獨立國，本以民族主義爲原則；今則割東西普魯士地方及敘列西亞等地方以與波蘭，德意志人民之強與祖國分離者，不知凡幾也。第十四條主張組織一普及的國家團體，保障平和；今萬國同盟約法，雖載於和約首章，而德國俄國，尙未得屬於此同盟也。

綜而言之，威爾遜十四條之精神，在結一公平寬大之和局，兩方面不相傷害，保留一將來平等協進之地步。而今之和約，則純然片面的報復侵奪主義。德國割地三萬方英里，失人口六百六十七萬，則減去德國全土六分之一，全人口十分之一矣。加以海外殖民地權利之剝奪，及賠款巨額，已大傷德國國力，况又加以種種軍事經濟上之苛待條件乎！此則世人對於和約之吃驚，對於威爾遜十四條宣言之失望，爲將來平和之基礎危也。

十四條原則，美總統所宣言；今之和約條件，亦美總統所與議以立者也。威爾遜非好爲反覆欺詐之人，其致如此結果，蓋面前有莫大障礙，阻其主義之實現者。此障礙維何？卽協商側保守政府之帝國主義是。此次之和約，吾人謂爲威爾遜主義之中挫，帝國主義之制勝可也。雖然，吾人卽將一切絕望乎？帝國主義，將永久制勝，威爾遜主義徒託空言乎？曰：否。帝國主義，不過一時因戰後人情反動而制勝。威爾遜提倡之正義平和，世界共濟主義，則代表時代進步思潮，滔滔不可遏抑，戰勝保守帝國主義之日，當不遠也。卽令德人迫不得已而簽字，和約成立，協商側帝國主義之舊黨，大奏凱

歌；而此種壓力強成的國際局面，究竟能支持許久，大屬問題。補救之方，即在新創之萬國同盟組織。該同盟雖僅具新世界組織之雛形，約法不滿足之等尙多；然得與和約同時提出，究算是威爾遜主
張成功之一點。如今世擁護萬國同盟之輿論，而非全然出於作偽，吾人當可希望該同盟必有以糾正
此次和約之過惡，爲世界真樹永久平和之基也。
五月二十四日章於巴黎



一册二角半

本書就學理上說明冷水浴之利益。意義。方法。來源。及可治種種病症。並詳其宜忌之點。及與他種浴法之比較。全書共分二十節。元元本本。詳盡無遺。

商務印書館發行

(44)

北 京 大 學 新 潮

第 二 卷 第 一 號

婦女解放與兒童公育

社會改制問題

近世哲學的新方法

『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

新村研究

訪日本新村記

詩

明天

砍柴的女兒

爐景

華倫夫人之職業(蕭伯納名劇)

歡迎牛津大學的新潮

羅家倫

陳達材

何思源

郭紹虞

周作人

社員

魯迅

K S

俞伯平

潘家洵

羅家倫

以上要目之外尚有評壇書報評論等材料甚多未及備載

定價每册大洋三角郵資三分全年十册預定

二元七角郵資在內

發行所北京大學出版部○代派所北京中華

書局 上海亞東圖書館羣益書社各埠書莊

◎注意◎預定全年在總發行所

通俗新刊 新生活 八月十日出版 七天一小
週刊 七日 册星期日

發行▲零售銅子五枚▲郵寄大洋三分半工
廠學校及其他各團體購二十份以上的二分

半公私立閱報社每册一分半▲郵費徵文
票代價不折不扣▲空函恕不答覆

○遊記○工廠等處參觀記○通信(注重人
民生活狀況及各地特美特惡的風俗習慣)○

諺語○兒歌(不拘雅俗)○同志賜稿能全用
白話最好篇幅越短越好請隨示通信地址▲

徵文的報酬都用本報自十册起
百册止(或一期或分期聽便)

▲新生活報社○在北京後門內東高房十七號

湖 南 刊

湖南月刊為湖南善後協會所印行專為記載湖
南各種災况事實及湖南善後各問題之討論持
論公允敘事徵實絕不含黨派臭味現已出至第
二期凡欲知湖南實情及留心湖南之將來者不
可不購讀也。

法國女子參政權

松子

五月二十日，法國下議院以三百四十四對九十七之大多數，通過選舉法改正案第一條如左：
第一條 關於一切代議機關，選舉權與被選權之法律命令，凡屬法蘭西國民，無分男女，一律適用。

此何義歟？則此後法蘭西女子當與男子享有完全平等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在地方自治行政團體然，在中央立法機關亦然也。

女子參政運動，在二十世紀，已成歐美普通現象。歐戰以前，斯地干那維亞之諸國，美國之各州，已多實行賦與女子以選舉權。歐戰發生，女子活動，令人驚羨；社會狀態，復經變遷；即昔時反對女子參政最力之士，今亦多改宗。女子參政運動最烈而保守性亦最強之英國，率先於前年改正選舉法案，賦與女子以選舉下議院議員之權。去年總選舉之前，且提出特別法案，確認女子被選之資格。大革命後之俄國，男女完全平等，享有政治權利，久成事實。而戰敗改組之德國女子，一躍而與男子平等參政；現在開會中之德意志國民議會，女子議員不下三十人；其盛況可想而知。法國素稱平等自由之宗，標民主人道之幟，何可獨於女子參政一端，長落人後？則前日選舉改正法案第一條之通過，吾不以爲異事，惟竊惜其過晚耳。

選舉法改正自去冬休戰條約簽字以來，在法國議會已成大問題，女子選舉權一項，尤爲論爭之燒點。一方則大勢所趨，有不可遏抑之勢，他方則守舊派仍思阻其進行。故委員會之建議，取一折衷辦法，暫許女子以選舉與當選市會議員之權。幸而前任內閣總理法國現代有力之兩政治家魏汪理與蒲里安兩君起而贊成某議員之修正案，堅持完全賦與女子參政之議，議場爲之動容。形勢一轉，卒得大多數之可決。兩君之直接造福法國女界，間接影響世界政潮，匪淺鮮矣。魏汪理演說中，有一節最痛快曰：「今人反對女子參政，輒曰時機未到，此實一切進步之敵之常談也。人又謂家族精神，不免因女子投票而破壞。試問現代社會的變遷多少，曾一破滅家族耶？」魏汪理之言，可以令彼反對女子參政者塞口矣。

女子選舉被選之案，已經下院可決。此後該案命運，操於元老院之手。該院保守派人物甚多，自不免爲之阻力。然輿論之要求，政潮之傾向，皆有令彼等不能反對到底之勢。則該案之將安全通過元老院，成爲法律，可以預計。吾甚望此後法國之總選舉，法國女子，必有一番大活動貢獻於政治也。女子選舉權之案可決於下院之翌日，巴黎公論報 (Journal des Débats) 著社論以祝之。其言曰。

「昨日下院決定女子可爲選民，且可當選，當場表示熱誠。此對於女子爲一大成功，而舉世所喝采者也。女子於此紀念的會，獲得普通選舉政治權之完全平等。審查法案之委員會，初並未想

許以如許權利，而惟限女子選舉權於市會選舉。迨得魏汪理君之動人的雄辯，蒲里安君適宜之發言，而一切遲疑之態度打破。

如斯革新之舉，不免驟令元老院驚疑；欲其習慣，或當稍需時日。然該院終必達到此地步，可以預言。女子經年累月所歷之長途，彼等所當憶及。其經過難程，達到目的所示之一種堅忍精神，當為彼等所讚賞也。女子在政治上能力，久屬疑問；然女子究自盡有一種職役，雖非公式的，而究同一確實也。女子雖無權力，而具勢力。在法典上雖不打算，彼等固自賦有一種不成文之權利，則發生於人羣生活之自然法則者也。歐戰發生，情勢一變；女子不僅得於此表示其無限之熱誠，廣播其慈祥於世界，且得一機會，表示彼等具有忍耐嚴確發意執權之性能。男子行役之中，女子在鄉間所作工夫，在在驚人。彼等在工場官衙之操作，效益不小。女子曾為工手，為郵差，為電信技手，為書記，何獨不能為選舉人與被選人耶。今在全歐女子已獲得一種新地位，在斯干地那維亞與英國所已享有者，何獨不許享有於法蘭西耶？

業已行諸他國之事，無再試驗之必要。久經研究之改革，毋須再事躊躇。下院逕行可決完全改革之案，誠為得計。該院以為，凡關於家族教育社會生活之一切問題，女子與議，其益不小。女子較之一般政客抽象的邏輯，組織的精神為少，而自然之觀感則多。可於選舉生活之中，保持感情的想像，與信仰之優美，使立法者知社會之複雜，有遠過吾人就一地方所能見到者。女子參

政，蓋可以為普通選舉制增美矣。

公論報者，在法國言論機關中，並不屬於急進，而其言若是，則大勢可知。世之聞女子參政之說而掩耳以走者，可以深省矣。

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草於巴黎



子女
禮儀法掛圖

上輯共十幅

定價一元二角

本圖將家居交際各項舉止禮儀逐幅分繪用彩色精印甚為悅目學校家庭均可懸掛以供教授指示之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問題與主義

這些討論是每週評論發起的。我做了最後一篇『四論問題與主義』預備登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七期上。不料那一期就被政府封禁了，那篇文章竟不會出世。因此我把這一篇連以前的討論一并送給太平洋發表。

八年九月

十日 胡適

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適

本報第二十八號裏，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

『要知道輿論家第一天職，就是要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的。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

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

問題與主義

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爲。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是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作教訓的嗎？』什麼是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

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一

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

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却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却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爲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爲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

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甚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爲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與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了。

二、問題與主義

知非

本報三十期，有我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他轉載國民公報上，又在那報上發表了『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議論，很有許多地方可以補正我的原作。他那篇文章約有七千字，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全載，故略加刪節，轉錄於此。

所刪去幾段，如論人類的神秘性之類，大概都是不很緊要的材料，請作者原諒。

(胡適)

近日每週評論上，有一篇胡君適之的文章，勸人少講主義，多研究問題，說得非常痛關。吾們輿論界，從這篇文章裏，得的益處一定不少。但是中國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極，是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東西。胡君這篇議論，恐怕會得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況且他的議論裏頭，大注重了實際的問題，把主義學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殺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現在記者且把自己的意見，分幾層寫出來，就正胡君並質之一般輿論界。

現在請先一論問題的性質。

一、凡是構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這困難是從三種情形來的：(一)舊存的制度和新的理想衝突；(二)新變化的生活，(外來的或自發的原因)和舊事物的衝突；(三)社會中有擾亂迫害的事實發生。因有這三種情形，問題的性質，便有理想和現實的區別。其解決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並論了。

二，問題本因實際利害而起。但是在這不等質的社會，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問題，未必不是乙部分的問題，甚或互相衝突，各自構成相反的問題。故問題的範圍常不相同，有世界的問題，有一民族的問題，有一地方的或一階級的問題。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決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三，問題之發生，固起於困難；但構成一種問題，非必由於客觀的事實，而全賴主觀的反省。有主觀的反省，雖小事亦可成爲問題；無主觀的反省，即遇著極不合理的，或是極困難的事實，也未必能成爲問題。譬如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他不合理，拿來成一問題。及至最近數十年，西方的思想輸入，人民有了比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極大的問題，產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東方的家族制度，奴隸勞動，在今日思想已經進步的時候，尙不能成爲問題，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種不可終日的問題了。可見構成問題的要素，全在這主觀的反省。

問題的性質既是這樣的複雜，那解決的方法當然不能簡單

一樣。遇著局部的現實的經過反省，成了問題的時候，自然用不著主義學說來鼓吹，只要求具體的解決方法，便有結果。若是一種廣泛的含有無數理想的分子的——即爲尙未試驗實行的方法，——問題，並且一般人民，對於他全無反省，尙不能成爲問題的時候，恐怕具體的方法，也不過等於空談，決沒有什麼效果可言的麼！況且解決一種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關係的人無絲毫感覺這問題重要，即便人起來代勞，其效果不是空便是惡，是可斷定的。故所以吾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根據，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問題，纔能採納吾們的方法。否則問題尙不成，有什麼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問題兩個字，一定把他當作具體的性質看；其實不盡然。哲學科學上的且不提，即如與吾們實際生活有關係的問題，抽象性質的也很多……從他根本的方面著眼，即成了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著眼，便成了具體性的問題……

像吾上文第一項所舉的舊制度和新理想的衝突問題……這

種問題，大概通常稱為革命的問題，（廣義的。）初起的時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惡的方面爭，即標示的改革方法，也決不是什麼具體方法，一定是一種趨向的標準，（這種標示，與其說是方法，毋寧說是目標。）譬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排滿，算是具體的方法呢，還是理想的目標呢？這可以不言而喻的。故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點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纔能發生效力。若是臚列許多具體方法，即就變成一種條陳，連問題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進行方針呢？於此可見問題不限於具體性，而抽象性的問題，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項所舉的例，凡是一階級一地方的實際利害，自然是具體問題居多。但是涉於事物制度起源的問題，那就變成抽象了。譬如選舉權及自治權的問題，在起初的時候，決不是他內容如何的問題，一定是正當不正當及權利義務的理論問題。何況自一階級以及他階級，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通點來作進行的標準，那人力車夫的利害問題，如何能算小學教員的問題；小學教員的問題，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

問題？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結果了。『去其特別點而取其共通點。』若如民族的世界的問題，因他範圍之廣，那抽象性是自然越發增大的了。故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於此更可見抽象性問題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舉第三項的例，人類主觀的反省，固多起於實際苦痛的壓迫。但是人有一種習慣性，他的性質異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動的物事，一成習慣，便如生鐵鑄成，決不能動他秋毫。古今無量數的人，為苦痛壓迫的犧牲，因為這習慣的桎梏，宛轉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並沒有人把他提出來做個問題。必定等到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把他提作問題，加以種種理論上的鼓吹，然後纔成一個共通的問題。故抽象問題，常在具體問題之先，到了第二步纔變成具體的性質的。

從這三點看起來，問題不限於具體，抽象性的更為重要；而當問題初起之時，一定先為抽象性，後纔變成具體性的。照此講法，主義學說，如何可以說是不重要，而一筆抹殺呢？吾且再把主義學說的性質論一論。

主義是什麼呢？胡君說，從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因為傳播

的緣故，纔變成一種抽象的主義。（簡略胡君原語） 這話果

然不錯。但是有許多主義，他的重要部分，並不在從具體主張變成抽象名詞，却在那未來的理想。世間有許多極有力量的主義，在他發生的時候，即為一種理想，並不是什麼具體方法，信仰這主義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並不考究他的實行方法。即如從具體方法變成主義的，也決不是單依著抽象方法便能構成，尚須經過理想的洗練泡製，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義的最要部分。一種主張能成主義與否，也全靠這點。

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是態度。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爲愈具體，各部分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強弱。設個比方：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台上的照海燈。航海的人，照著他進行罷了。至於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與他無必然的關係。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間雖有聯屬的關係，却不是必然不可分離的。一個主義，可以有種種的實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衝突，絕不相容。各種的實行方法，也都是按著各部分

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爲方法與主義，不過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向著這目標走，果然是一定不變；至於從那一條路走，路中所遇的事物何如，行路中間所起的事變何如，與這目標並無必然的關係。換一句話講，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所以同一主義，在甲地成了某種現象，在乙地又成一種現象。乃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義的人，因實行方法的不同，變成種種極不相容的黨派。這種例證，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舉的了。

胡君說，主義的弱點和危險，都在這抽象一點上：這話也不盡然。吾上文已經說過，範圍愈廣，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爲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自然愈增多。自來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義能鼓勵一世，發生極大效力，都因爲他能涵蓋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趨向的緣故。若愈近具體，則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發動的力量，頂大也只限於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勵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種擾攘的現象。

像那法國大革命，中國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極好的一個例。他們當初所以能成功，都因為共同奉著一個抽象主義。若是起初就拿具體的方法來進行，恐怕在革命前，便已互相衝突紛亂擾攘，早為舊勢力所撲滅，還能等得革命後來紛擾麼？

胡君說主義有危險。依吾的意見，主義的自身並沒有什麼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何以故呢？因為凡是主義，必定含著一種未來的理想。在尚未實現的時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險不危險呢？若指他試驗中間所發生的種種惡現象而言，則凡屬試驗的事物，必須經過種種錯誤，纔能成功，——所謂錯誤，也只方法上的錯誤，不獨主義為然。況且主義不過是一種標準趨向態度，並非實行方法。在同一主義之下，可以有種種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險不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纔有危險。如何能怪及主義呢？譬如羅盤針雖是航海趨向標準，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條，海中間所有的危險，也不只一途；你自測量不精，走錯了路，如何能怪及羅盤針指示的方向不對呢？故說主義危險，實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說法，問題與主義，並不是相反而不能並立的東西。現在且把問題主義方法三種相連的關係，歸結到下列五點。

(一) 一種問題的實行方法，本有種種條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聯屬的，有矛盾的。若無一貫的精神把他整齊貫串，如何能實行有效呢？這種一貫的精神，就是主義。故說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

(二) 問題愈大，性質愈複雜。一個問題，往往含有無數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為問題的中心一點。這最重要而為中心一點，在問題自身，原為解決方法的標準，抽象出來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種問題去，即是主義。

(三) 問題的抽象性涵蓋性，很有與主義相類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從受動這方面去看，是個問題，從能動這方面去看，就是主義。換一句話講，問題有一貫的中心，是問題之中有主義；主義常待研究解決，是主義之中有問題；二者自不能截然區別的。

(四) 社會的環境不同，主義和問題的關係，也就不能一樣。在文化運動進步不息的社會，主義常由問題而產生。因為在這

種社會，一切事物，都屬能動性，常跟時代前進。偶有那不進的事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爲問題。有問題，便發生各種運動。從這運動中，便產生了若干主義，拿來做解決方法的實行標準。若是在那文化不進步的社會，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習慣，則新問題的發生，須待主義的鼓吹成功，纔能引人注意。因爲在這種社會，問題的發生，極不容易。非有一種強有力的主義鼓吹成熟，征服了舊習慣，則無論何種事物，都有一個天經地義的因襲勢力支配在那裏。有敢挾絲毫疑義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來當一個問題，去講求解決方法呢？故在不進的社會，問題是全靠主義製造成的。

(五) 不論何種社會，凡是進到何種程度，文化必定漸漸化爲固定性，發生停滯的現象。故必常常有少數天才有識的人，起來鼓吹新理想，促進社會的文化；這種新理想，在一般人漸漸首肯之時，即成爲主義。由此主義，發生種種問題，試驗又試驗，常懸爲未來的進行方針。而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自身不能發生新理想，則往往由他國輸入富於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以上五點，即是吾上文所說的結論。胡君對於主義，於吾上文所說外，尚抱有幾個疑點。現請就這幾點上討論。

一、空談主義，是很容易的事，解決問題是很難的事。

難易本來是比較的話，沒有絕對的標準。……譬如主義，讀一二小冊子，便可亂談，看起來似乎很容易。但是要把一種主義的內容和意義，明白得十分透澈，鼓吹到社會上去，使社會的若干部分，成爲信徒，發生主義的運動，這事恐怕就很難。又如解決實際問題，往往費盡力量，不得一個圓滿的結果，看起來似乎很難。但若不問結果，只要糊裏糊塗了結，那了結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見主義的易，不易在主義本身，而在隨便亂談；問題的難，不難在解決方法，而難在解決後的好結果。再進一步言：解決的結果何以有好壞，好結果何以很難，這不可不有一判別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一種主義。……胡君不說應當從主義上做工夫，却教吾們去想實際解決的方法，那自然是難極的了。

二、胡君說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胡君的意思，以爲一切主義，都不過是某時某地一種具體的方法轉變來的，和吾們實際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

有各的方法；故說外來的主義是無用的。這話果然也很有道理。

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時代，各社會的需要，漸漸日即日近，一地有效的主義，在他地也未必無效。吾們只能問主義之有效與否，不必問他是外來的或是自生的。況且所謂實際需要，也得有個解說。在因襲勢力支配的舊社會，他的需要和文化進步的社會，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國今日所有的需要，新問題，那一件不是外來的思想主義所產出來的麼？如果胡君的話是專指不合現時用的那些極端主義而言，命題果然正確的多；但是亦有未盡然的地方。因為一切主義，都含有幾種理想，其中有現時可適用的，有現時不可適用的；甲地可適用的，乙地不可適用的；極端的如是，溫和的亦復如是；這是選擇應用上的問題，和輸入外來的主義無關。即如過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其中不適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處的地方也並非絕無。取長去短，以補他種主義之不足，亦未嘗無效力可言。要在能否運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談外來主義為無用，未免有幾分獨斷。

三、胡君說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為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

險。

胡君這種憂慮，是大可不必有的。因為主義進於鼓吹，已不限於紙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義，必定要問這種主義的內容和他的影響結果。無恥政客，決不能用來欺人的。……王揖唐講社會主義，依然還是一個王揖唐主義，絕沒有人去上他當的。至於假借名目，用來作陷害人的器具，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沒有這些主義的時候，他們何嘗少害了人呢？橫豎吾們是他們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去了，他們纔痛快。到是吾們現時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罷。

吾現在再簡單總括幾句話，吾們因為要解決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從賣淫到賣官賣國，從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國際聯盟，從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問題，所以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

三、再論問題與主義

（李大釗）

適之先生：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口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講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嚮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有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纔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纔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却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

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雖沒有什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一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裏，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滅。從前信奉英國的 Owen 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 Fourier 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為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裏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畫。Owen 派與 Fourier 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為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樣子，歸於失敗了。而 Nozoye 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却批評他們說：Owen 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 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會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是 Owen 主義者，又不是 Fourier 主義者，只

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畫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際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

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恆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却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

滅，乃至發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讚他，却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却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氏 Bonar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羣衆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羣衆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假冒招牌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羣衆的贊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羣衆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詞，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去，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裏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假冒牌號的人，

我們越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正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扎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為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扎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布爾扎維克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Polshivism 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為對於布爾扎維克主義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扎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游歐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扎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把他的害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

的謠言，就拿兇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扎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的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裏知道Bolshevism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詞怎麼解釋？不過因為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黨。看見章太炎孫伯蘭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新傳。那『揚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

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真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裏，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爲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獸猛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他們亂給我們頭銜。那有開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閉却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沒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

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纔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爲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下只是在羣衆裏傳布那集產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產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

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纔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教。以後再談罷。

李大劍寄自昌黎五峯。

四、三論問題與主義

胡適

我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承藍知非李守常兩先生，做長篇的文章，同我討論，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得更透澈明瞭，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

藍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點：他們都說主義是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李君的話）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態度』（藍君的話）。這種界說，和我原文所說的話，並沒有衝突。我說，『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我所說的是主義的歷史，他們所說的是主義的現在

的作用。試看一切主義的歷史，從老子的無爲主義，到現在的布爾扎維主義，那一個主義起初不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

藍李兩君的誤會，由於他們錯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

凡是可以指爲這個或那個的，凡是關於個體的及特別的事物的，都是具體的。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制度，完全廢止；一切祕密的國際條約，完全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這都是『具體的主張』。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裏聽見一個『布爾扎維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裏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藍君的第二個大誤會，是把我所用的『抽象』兩個字解錯

了。我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如現在官場所用的『過激主義』，便是一例；如現在許多盲目文人心裏的『文學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藍君誤會我的意思，把『抽象』兩個字，解作『理想』，這便是大錯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像的。譬如一個科學家，遇著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腦子裏推想出幾種解決方法，又把每種假設的解決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像出來，這都是理想的。但這些理想的内容，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想像，並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終，不但不會反對理想，並且極力恭維理想。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

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只可算是鈔書手。

這不是極力恭維理想的作用嗎？

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像力，並不是那些鈔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我所攻擊的，也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鈔襲成文的主義。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這個分別，請兩君及一切讀者，不要忘記了）

如此所說的主義，我並不會輕視。我屢次說過，「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工具。」我又屢次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方法。」我這種議論，和李君所說的「應該使社會上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態度」並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和藍君所說的「我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

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沒有甚麼衝突的地方。因為藍李兩君這兩段話，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見相合。如果藍李兩君認定主義學理的用處，不過是能供給「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兩君認定這點，我決沒有話可以駁回了。

但是藍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對的和我所恭維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說「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彩亦愈甚。」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此處所謂「理想的分子」乃是上文我所說的「推想」「假設」「想像」幾步工夫，並不是說問題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都是具體的，都只是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決沒有空空蕩蕩，不能指定這個那個的問題，而可以成爲問題的。

藍君說，「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加。」這裏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便容易使人誤解了。試看他所舉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所標的自由平等，如中

國辛亥革命所標示的排滿，都不是問題本身，都是具體問題的解決。爲甚麼要排滿呢？因爲滿清末年的種種具體的腐敗情形，種種具體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刺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體的問題，所以他們提出排滿的目標，作爲解決當時的問題的計畫。這問題是具體的，這解決也是具體的。法國革命以前的情形，社會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刺激，引起一般學者的研究。一般學者的答案說：人類本生來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會的結果。故法國大革命所標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對於法國當日情形的具體解決。法國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具體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們眼裏，自然很抽象了，在當日都是具體的主張，因爲這些抽象名詞，在當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廢王室，廢貴族制度，行民主政體，人人互稱『同胞』……等等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主張？

所以我要說：藍君說的『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錯了。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我們研究這種問題時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雜，格外複雜，思想的方法，應該

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進一步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裏面的具體小問題愈多。我們研究時，決不可單靠幾個好聽的抽象名詞，就可敷衍過去；我們應該把那太大的範圍縮小下來，把那複雜的分子分析出來，使他們都成一個一個的具體的簡單問題，如此然後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舉幾個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齒虫蛀了，這都是很簡單的病，可以隨手解決。假如你生了腸熱症，(Typhoid) 病狀一時不容易明瞭，因爲裏面的分子太複雜了。你的醫生，必須用種種精密的試驗方法，每時記載你的熱度，每日畫成曲線表，表示熱度的升降，診察你的脈，看你的舌苔，化驗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來，化驗血裏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斷定你的病是否腸熱症。斷定之後，方才可以用療治的方法。一切大問題，一切複雜的問題，並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裏面所含的具體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時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複雜繁雜了。補救這種繁雜，沒有別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體的大問題，分作許多更具體的小問題。

分析之後，然後把各分子的現象，綜合起來，看他們有甚麼共

同的意義。譬如醫生把病人的脈，血，小便，熱度，等現象綜合起來，尋出腸熱症的意義，這便是『綜合』。但是這種綜合的結果，仍舊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腸熱病）仍舊要用一種具體的解決法（腸熱病的療法）。並不是如藍君所說『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種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

以上所說，泛論『問題與主義』，大旨只有幾句話：『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無論範圍大小，都是具體的，決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種主義的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決不是空空蕩蕩，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問題本身，並沒有什麼抽象性；但是研究問題的時候，往往必須經過一番理想的作用；這一層理想的作用，不可錯認作問題本身的抽象性。主義本來都是具體問題的具體解決法。但是一種問題的解決法，在大同小異的別國別時代，往往可以借來作參考材料。所以我們可以說主義的原起，雖是個體的，主義的應用，有時帶著幾分普遍性。但不可因為這或有或無的幾分普遍性，就說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

藍君和我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認定主義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藍君便不然。他說：

問題與主義

一種主張，能成爲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爲愈具體，各部分的利害愈不一致……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

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紛擾的現象。藍君這幾段話，簡直是自己證明主義決不可和具體的方法分開。因爲有些人，用了幾個抽象名詞，來號召大眾；因爲他們的『主義』裏面，不幸不會含有『實行的方法』和『具體的主張』；所以當鼓吹的時候，未嘗不能轟轟烈烈的驅動了無數信徒，一到了實行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便鬧糟了，便鬧出『主張紛歧，立刻擾亂』的笑柄來了。所以後來擾亂的原因，正爲當初所『鼓吹』的，只不過是幾個糊塗的抽象名詞，裏面並不會含有具體的主張。最大最明的例，就是這一次威爾遜先生在巴黎和會的大失敗。威爾遜提出了許多好聽的抽象名詞，『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公道正誼，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

的信徒，比釋迦耶穌在日多得無數倍，總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著了克里蒙梭，魯意喬治，牧野奧蘭多等，一班大奸雄，他們袖子裏抽出無數現成的具體的方法，貼上「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的籤條，於是威總統大失敗了，連口都開不得。這就可證明主義決不可不含具體的主張。沒有具體主張的「主義」，必致鬧到擾亂失敗的地位。所以我說藍君的「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類一樁大毛病，只是世界一個大禍根，並不是主義應該如此的。

請問我們爲什麼要提倡一個主義呢？難道單是爲了「號召黨徒」嗎？還是要想收一點實際的效果，做一點實際的改良呢？如果是爲了實際的改革，那就應該使主義和實行的方法，合爲一件事，決不可分爲兩件不相關的事。我常說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徵：一方面是「目的熱」，一方面是「方法盲」。藍君所說的「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便是犯了這兩種病。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話，也帶著這個毛病。他說：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實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主主義在法國便偏重平等；在英國便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與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爲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

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裏，自然『會』起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

藍君對於主義的抽象性，極力推崇，認他為最合於人類的一種神祕性。又說：『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愈增多。』這種議論，自然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們同時也該承認人類的這種『神祕性』，實在是人類的一點大缺陷。藍君所謂『神祕性』，老實說來，只是人類的愚昧性。因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用人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不要說別的，試看一個『忠』字，一個『節』字，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試看現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

在那裏替他做護法門神的人類受這種劣根性的遺毒，也儘夠了。我們做學者事業的，做輿論家的生活的，正應該可憐人類的弱點，打破他們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使他們以後不容易受這種抽象名詞的欺騙。所以我對於藍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類的『神祕性』實在很不滿意。藍君是很有學者態度的人，他將來也許承認我這種不滿意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對於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該用什麼方法去補救他呢？我的答案是：

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五、四論問題與主義

胡適

論輸入學理的方法

上一期裏，我已做了五千多字的『三論問題與主義』一篇文章。後來我覺得還有幾點小意思，不會發揮明白，故再說幾句。

我雖不贊成現在的人空談抽象的主義，但是我對於輸入學說和思潮的事業，是極贊成的。我曾說過：

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也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

若要用這種參考的材料，我們自然不能不做一些輸入的事業。但是輸入學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做得不好，不但無益，反有大害。我對於輸入學理的方法，頗有一點意見，寫出來請大家研究是否可用。

(1) 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那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凡是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產兒，都是當時的某種不滿意的

形所發生的。這種時勢情形，乃是那學說所以出世的一個重要原因。若不懂得這種原因，便不能明白某人爲什麼要提倡某種主義。當時不滿意的時勢情形便是病症，當時發生的各種學說便是各位醫生擬的脈案和藥方。每種主義初起時，無論理想如何高超，無論是何種高遠的烏託邦，（例如柏拉圖的共和國）都只是一種對症下藥的藥方。這些藥方，有些是後來試驗過的，有些是從來不曾試驗過的。那些試驗過的（或是大試，或是小試）藥方，遇著別特別國大同小異的症狀，也許可以適用，至少可以供一種參考。那些沒有試驗過的藥方，功用還不能決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異的地方與時代，做一種參考的材料。但是若要知道一種主義，在何國何時是適用的，在何國何時是不適用的，我們須先知道那種主義發生的時勢情形和社會政治的狀態是個什麼樣子，然後可以有比較，然後可以下判斷。譬如藥方，若要知道某方是否可適用於某病，總得先知道當初開這方時的病狀，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當初診察時的情形，寫得越詳細完備，那個藥方的參考作用便越大。單有一個藥方，或僅僅加上一個病名，是沒有甚麼大用的，是有

時或致誤事的。一切學理主義，也是如此。一種發生時的社會政治情形越記得明白詳細，那種主義的意義越容易懂得完全，那種主義的參考作用也就越大。所以我說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那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

(2) 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術影響。『論主』兩個字，是從佛書上借來的，論主就是主張某種學說的人。例如馬克斯主義的論主，便是馬克斯。學說是時代的產兒，但是學說又還代表某人某人的心思見解。一樣的病狀，張醫生說是肺炎，李醫生說是肺癆，為什麼呢？因張先生和李先生的經驗不同，學力不齊，所受的教育不同，故見解不同。診察時的判斷不同，故藥方也不同了。一樣的時代，老聃的主張和孔丘不同。為什麼呢？因為老聃和孔丘的個人才性不同，家世不同，所受教育經驗不同，故他們的見解也不同。見解不同，故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了。即如馬克斯一個人的事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我們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知道馬克斯的學說，不但和當時的實業界情形，政治現狀，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等等，有密切關係，並且和他一生的家世（如他是一個

叛猶太教的猶太人等事實）所受的教育影響，（如他少時研究歷史法律，後來受海智兒一派的歷史哲學影響等）都有絕大的關係。還有馬克斯以前一百年中的哲學思想，如十八世紀的進化論及唯物論等，都是馬克斯主義的無形元素，我們也不能不研究。我們須要知道凡是一種主義，一種學說，裏面有一部分是當日時勢的產兒，一部分是論主個人的特別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現，一部分是論主所受古代或同時的學說影響的結果。我們若不能仔細分別，必致把許多不相干的偶然的個人怪僻的分子，當作有永久價值的真理，那就上了古人的當了。我們對於論主的時勢，固然應該注意，但是對於論主個人的事實與教育，也不可不注意。我們雇一個廚子，尚且要問他的家世經驗，討一個媳婦，尚且要打聽他的性情家教；何況現在介紹關於人生社會的重要主張，豈可不仔細研究論主的一生性情事實嗎？

(3) 輸入學說時，應該注意每種學說所已經發生的效果。上面所說的兩種條件，都只是要我們注意所以發生某種學說的因緣。懂得這兩層因緣，便懂得論主何以要提倡這種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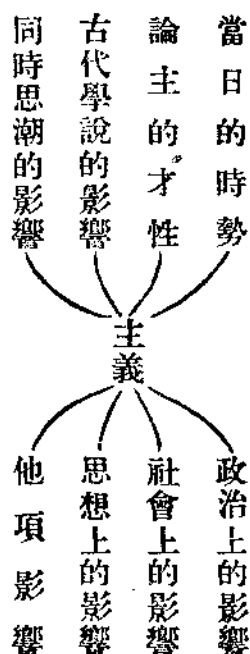
但是這樣還算不得真能懂得這種主義的價值和功用。凡是主義，都是想應用的，無論是老聃的無爲，或是佛家的四大皆空，都是想世間人信仰奉行的。那些已經充分實行，或是局部實行的主義，他們的價值功用，都可在他們實行時所發生的效果上分別出來。那些不曾實行的主義，雖然表面上沒有效果可說，其實也有了許多效果，也發了許多影響，不過我們不容易看出來罷了。因爲一種主張，到了成爲主義的地步，自然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一種無形的影響，範圍許多人的心思，變化許多人的言論行爲，改換許多制度風俗的性質。這都是效果，并且是很重要的效果。卽如老聃的學說未通行的時候，已能使孔丘不知不覺的承認『無爲之治』的理想；墨家的學說雖然衰滅了，無形之中，已替民間的鬼神迷信，添了一種學理上的辯護，又把儒家提倡『樂教』的勢力減了許多；又如法家的勢力，雖然被儒家征服了，但以後的儒家，便不能不承認刑法的功用。這種效果，無論是好是壞的，都極重要，都是各種主義的意義之真實表現。我們觀察這種效果，便可格外明白各種學說所涵的意義，便可格外明白各種學說的功用價值。卽如馬克斯主

義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歷史觀，一是階級競爭說。（他的『贏餘價值說』是經濟學的專門問題，此處不易討論。）唯物的歷史觀，指出物質文明與經濟組織在人類進化社會史上的重要，在史學上開一個新紀元，替社會學開無數門徑，替政治學說開許多生路；這都是這種學說所涵意義的表現，不單是這學說本身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關係了。這種唯物的歷史觀，能否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爲現在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已不靠這種帶著海智兒臭味的歷史哲學了。但是這種歷史觀的附帶影響——真意義——是不可埋沒的。又如階級戰爭說指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會主義運動史與工黨發展史上固然極重要。但是這種學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爲不能并立的仇敵，并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爲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爲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這種種效果固然是階

級競爭說本來的涵義，但是這些涵義實際表現的效果，都應該有公平的研究和評判，然後能把原來的主義的價值與功用一

一的表示出來。

以上所說的三種方法，總括起來，可叫做「歷史的態度」。凡對於每一種事物制度，總想尋出他的前因與後果，不把他當作一種來無踪去無影的孤立東西，這種態度就是歷史的態度。我希望中國的學者，對於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能用這種歷史的態度去研究他們。我且把上文所說三條作一個表：



這樣輸入的主義，一個個都是活人對於活問題的解釋與解決，一個個都有來歷可考，都有效果可尋。我們可拿每種主義的前因來說明那主義性質，再拿那主義所發生的種種效果來評判他的價值與功用。不明前因，便不能知道那主義本來是作什麼用的；不明後果，便不能知道那主義是究竟能不能作什麼

用的。

輸入學說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許可以免去現在許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的主義的弊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校參觀法 一册 七角

本書分四章。前三章通論教授之原理，參觀之態度，與夫批評之價值。第四章分論各科教授之批評。凡所指示，俱屬經驗之談。

優良小學事彙 第二輯 四角

此書經部視學徵集，由教育部普通司編輯。凡優良小學之成績，悉行編入。先出第一輯，紀載詳實，附表甚多。

新 教 育

(目 要 期 五 第)

改變人生的態度…………… 蔣夢麟

理科教育之目的…………… 姜 琦

陳嘉庚毀家興學記…………… 黃炎培

歐洲教育界新消息種種…………… 夢 和

維爾氏之論教育

教育最後之目的

童子軍與體育之關係

體操簡法十二式

記羅馬尼亞農人石田事

記匈牙利二次革命事

主任 蔣夢麟

新教育共進社印行

社址 上海西門外江蘇省教育會

定價 每冊二角 全年一元八角

郵費 每冊二分半 全年二角五分

外洋每冊一角 全年一元

晨 報

▲內容 注重世界大勢順應時代思潮故關於國外新聞皆用系統的記載使閱者一目了然且極感興味此外如「名著新譯」「自由論壇」「新思潮」等皆採取世界最新學說加以研究著為論評凡留心時勢者誠不可不一讀也

▲價目 每日出版兩大張每月售資大洋七角

▲社址 北京宣武門外丞相胡同門牌四號

國民公報

本報發刊已屆十年現在力圖順應世界潮流將內容大加改良採訪中外新聞務極靈確主張正大以期促政治之改進謀思想之革新又承 梁任公先生允將此次歐遊中一切撰述寄與本報發表其同行之蔣百里張君勵徐振飛諸君均允隨時寄稿愛讀諸君必以先睹為快

社址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電話南局五九一三

價目 全年大洋六元 每月大洋六角 外埠另加郵費

他的情人

小說

胡適譯 俄國 Maxim Gorky 原著

(Maxim Gorky 乃是一個假名字。他的真姓名是 Aleksyey Maximovich Peshkov。他生於一八六八年，現在還活著。他所著作的小說很多。)

當我在莫斯科做學生的時候，我住的屋裏，有一個狠不名譽的婦人也住在那裏。這婦人是一個波蘭人，人家叫他做鐵利沙。他身體高大，皮膚帶糙黑色，眉毛又濃又粗，面貌也很粗鄙，好像當初是用斧頭砍成的，不曾經過雕飾的工夫。他那一雙獸性的眼光，那種粗重的喉音，那種馬夫式的脚步，那種漁婆式的蠻勁：——這幾項，沒有一項不使我見了害怕的。我住在最高的一層，他的房間就在我對面。他在家的時候，我總把房門關上。幸而他在家的時候，狠少。有時候，我在樓梯上或在院子裏遇著他，他總對我微笑，笑容裏帶著一種不信世上有好人的神氣。有時候，我遇著他喝醉了回來，朦朧著眼睛，蓬鬆著頭髮，臉上露出一種格外討厭的笑容。在這種時候，他往往開口和我說話。他的『先生，你好嗎！』和他的蠢笑，使我更厭惡他。

我本想搬走了，免得這種無謂的招呼。但是我租的那間臥室，可以望得狠遠，下面又不當街道，狠清靜的，——所以我捨不得搬開，只好忍耐著。

有一天早晨，我靠在我睡榻上，心裏盤算今天不去上課，應該用什麼話去告假。忽然房門開了。

鐵利沙的粗重聲音在門口說道：「先生，你身體好！」

我說道：「你要什麼？」我說時，只見他的臉上狠有點爲難，帶著懇求的神氣。這種神氣，在他的臉上，平常是沒有的。

他說：「先生！我想求你做點事。你肯允許我嗎？」

我不答應，心裏想道：「什麼東西！……好孩子，不要怕！」

他說：「我想寫一封信回家；就是這一點事。」他說時，聲氣狠緩和，狠小心。

我心裏想：「你滾罷！」但是我已跳起來，坐在桌邊，拿了一張信紙，說道：「到這邊來，坐下，你說罷。」

他進來坐在一張椅子上，對我望著，臉上有羞愧的樣子。

我說：「這封信寫給誰呢？」

他說：「寫給波爾士，高虛樸，住在華騷路上的瑞奢那城。」

我說：「你說下去罷！」

他說：「我的波爾士，……我的寶貝，……我的忠心的情人。願聖母保護你！你這個金子做的

心肝，你爲什麼這樣長久不曾寫信給你的可憐的小鴿子鐵利沙？」

我寫到這裏，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好一隻「可憐的小鴿子」！五尺多高，兩隻拳頭每隻至少

有十幾斤重，還加上一張糙黑的臉兒，好像這隻小鴿子終身住在烟囪裏，永不曾洗過浴！我好容易忍住笑，問道：「這個波爾士特是誰？」

他聽我把「波爾士」讀作「波爾士特」了，有點不高興，說道：「先生，他的名字是波爾士。他是我的少年情人。」

我說：「少年情人？」

他說：「先生，你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難道我做女孩子的不可以有一個少年情人嗎？」

他還自稱是女孩子！哼！

我只好說道：「是呀，爲什麼不可以？世界上什麼事沒有？他做了你的少年情人有幾年了？」

「六年了。」

「呵！哦！……你說罷，我替你寫下去。」

這封信的內容，我也不發表了。簡單一句話，這封信真是一篇甜甜蜜蜜的情書。如果寫信的人不是這位又高又黑的鐵利沙，我真願意做那個波爾士了！

寫完了信，他恭恭敬敬的謝了我。他說：「也許我能替你做點事嗎？」

我說：「不敢當，但是你的好意我狠感激。」

他說：「先生，你的衫子，袴子，也許要縫補嗎？」

我當時覺得這個穿女衫的怪獸真有點討厭，我也有點生氣，就老老實實的回絕他，說我用不著他做什麼事。他就走了。

過了一兩個禮拜。一天晚上，我坐在窗邊，嘴裏打胡哨，心裏想尋一條消遣的方法。那一天我覺得厭倦了，外面天氣又不好，我不願出門去，只好自己尋思，自己分析自己的思想。正想的時候，房門開了，有人走進來。

「先生，我盼望你今晚沒有要緊事要辦罷？」——原來是鐵利沙的聲音，哼！

我說：「事却沒有什麼。你要什麼？」

他說：「我想請你再替我寫一封信。」

我正沒有事做，便說：「可以。又是寫給波爾士嗎？」

他說：「不是的。這回是他寫回來的信。」

我聽了不懂，問道：「什——什麼？」

他連忙改口道：「我說錯了。這封信不是我託你寫的。這是我一個朋友——一個男朋友託寫的。他有一個女相好，和我鐵利沙一般樣子。就是這麼一回事。你肯替他寫一封信給他的鐵利

沙嗎？」

我仔細對他一望，見他臉色遲疑，他的手指發顫。我起初不懂得，——仔細一想，我猜著了。我便

對他說：『大姑娘，我明白了。本來沒有什麼波爾士，也沒有什麼旁的鐵利沙。都是你一個人在我這裏說鬼話。不要再來胡纏了。我不願意和你往來。你懂得嗎？』

忽然他臉上變色，他雙腳移動，但身子不動，滿嘴都是口涎，好像要說話又說不出的樣子。我靜候他說什麼；但是那時我看他那副神情，心裏明白我不該疑心他有意借寫信爲名來引誘我，我曉得這種疑心是大錯了。大概這裏面別有原故。

他開口說：『先生』……剛說了這一個字，他忽然把手一揮，回轉身來，跑回房去。我心裏狠有點不安。我留心細聽。只聽得砰的一聲，他把房門關了，——我知道這婦人生氣得狠。我仔細一想，決意去請他回來，他要什麼，我就替他寫什麼。

我走進他的臥房，四面一看，只見他坐在桌邊，雙手蒙著頭。

我說：『你聽我說。』

他跳起來，眼光灼灼的走到我面前，把兩隻手擱在我的肩膀上。他那粗重的聲音，低低說：『你看。是這麼一回事。也沒有波爾士，也沒有鐵利沙。但是他們有沒有，關你什麼事，你拿起筆來在紙上寫幾行字，算什麼難事？你！你還是一個好看的小孩子咧！也沒有波爾士，也沒有鐵利沙，只有一個我。現在你知道了，於你有什么好處？』

我被他這一來，倒怔住了。我說：『對不住。我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說波爾士這』

個人是沒有的？」

「是。沒有這個人。」

「你說鐵利沙也是沒有的。」

「也沒有鐵利沙。我就是鐵利沙。」

我更糊塗了。我眼睜睜地望著他，心想究竟是他瘋了，還是我瘋了？他忽然回轉身，到桌邊翻出一件東西，回來恨恨的對我說道：「請你寫一封信既然是那樣煩難的事，你瞧，你的原信在此，你拿了回去罷。你不寫，別人會替我寫。」

我見他手裏果然是我寫給波爾士的原信。我便說道：「鐵利沙，究竟你是什麼意思？我替你寫了，你不寄出去，又何必一定要倩別人再寫呢？」

他說：「寄出去？寄到那裏去？」

我說：「寄給這位波爾士去。」

他說：「本來沒有這個人。」

我可真不懂了。我只好吓了一聲，回轉身就走。他又留住我，解說給我聽。他說：「我告訴你，本來沒有波爾士這個人。但是我心裏願意世上真有這個人……我難道不是和別人一樣的人嗎。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寫信給他，於人有什麼害處？」

我插口說道：「且慢。你說寫信給誰？」

他說：「自然是給波爾士。」

我說：「但是你說並沒有這個人。」

他說：「唉！唉！但是有沒有這個人，也不要緊。他不在世上，但是世上也許有這個人。我寫信給他，就像世上真有了他。要是他回信給我，我便再寫信給他……」

我現在真明白了。我低頭一想，心裏非常難過，非常慚愧。原來離我不到一丈遠，住的是一個「人」——一個有心肝有愛情的「人」——他在世上，沒有朋友待他好，沒有人用愛情待他，他只得自己心裏造出一個朋友——一個情人來！

他接著說：「你替我寫了一封信給波爾士，我拿去倩人念給我聽。我聽人念這信，心裏覺得波爾士真在那裏。我又請你替波爾士寫封信給鐵利沙，——就是我。我拿去倩人念給我聽，我聽了更覺得波爾士這個人真在那裏和我說話了。這樣下去，我在世上的苦生活便好過一點了。」

我聽了這話，心裏想道：「誰說你是一個蠢貨！」

從此以後，每禮拜兩次，我替他寫一封信給波爾士，一封信替波爾士回鐵利沙。去信是用他自己的話。回信都是我自已用心揣摩寫的情書……鐵利沙聽我念信時，哭得淚人兒似的。因為我肯替那虛想的波爾士寫許多真正的情書使他聽了下淚，所以他常常把我的破襪，破袴，破衫子，拿

去縫補。

過了三個多月，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們把鐵利沙捉去關在監獄裏。

(完)

這個時候，他大概早已死了。

商務印書館出版



消遣妙品

洋裝精印

繪像	繪像	繪像	繪像	繪像	繪像	繪像	繪像	繪像
三國志演義	五才子	像蕩寇志	七俠五義傳	忠烈小俠五義傳	續小五義傳	隋唐演義	聊齋志異新評	
洋裝一冊二元	洋裝一冊一元	洋裝一冊一元	洋裝一冊一元	洋裝一冊一元	洋裝一冊一元	洋裝一冊一元	洋裝一冊一元	

小說 這樣就是名譽！

今非譯俄國 Anton Chekhov 原著

Anton Chekhov 是俄國人，生於一八六〇年，死於一九〇四年。他所作的短篇小說很多，有稱他做「俄羅斯的穆白桑」的，有稱他做「俄羅斯的亨利」的。胡適之先生曾譯過他的「一件美術品」一篇，載在漸中雜誌上。

有位頭等旅客，是個嘮叨的閑人，剛在車站上吃過飯，他躺在天鵝絨的軟椅上，喉管裏哼了一聲，把身子一伸，狠覺舒服，就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這樣睡了約莫五分鐘，他就醒了，兩眼朦朧，向坐在他對面的人笑著說道，「我去世的父親，歡喜飯後有女人替他搔腳跟。我也像他，只是這點不同，飯後我歡喜消磨我的舌頭和腦筋。我真不好，歡喜吃飽飯說閑話。你可同我談談麼？」

對面的人答說「很好。」

「飯吃好，舒服了，那深妙的思想，就湧上我的心頭來了。譬如，站在茶點櫃台邊的那兩個青年，我和你都看見，他們有一個恭喜那個，因為他的衆望很好；他說，「我恭喜你！你是已經衆望全孚的了！你於今可就要得好名譽了。」他們必然是演劇家，或新聞言論家。那還不在我意；我所注意的是這個問題：到底我們曉得什麼叫做名譽和衆望？你的意見怎樣？依照蒲石金說，名譽是光明的補綻在一件破衣服上。我們大家和蒲石金的觀察都相同，——這是多少由於主觀的，但是直到於今，

沒有人能夠確實合理的定出這個名詞的界說來。我想要簡明的解釋這個名詞。」

「爲什麼這個名詞關係你這樣重要？」

那位頭等旅客略略一想就答說，「啊，假使我們確實知道什麼是名譽，我們或者就知道怎麼樣去得著他。我告訴你，先生！我年輕的時候，用盡心血想得名譽。最初我是專門工程師。我曾經造過二十道很大的橋在俄國各處，設備水道在三十個大都會，又曾從事於俄，英，比……。第二，我曾經作過很多關於我專門事業的特別論說。第三，我的好先生！我年輕時候，對於化學知識很貧弱，於是專用我的閑暇光陰，補習這個；我發見了提出許多有機酸素的法則；因此你可以在外國化學書上遇著我的名字。我並非是數說我的事業才能來攪擾你，不過我只想告訴你：我所成就的遠勝於許多有名的人。結果呢？你看！我是已經老了，快要死了；但是我恰同纔走過這道上的黑狗一樣，沒有人曉得。」

「那你怎麼曉得？或者你是很有名望的？」

「哼！不要忙！請你告訴我：你曾經聽說過克利徑落夫的氏族麼？」

另有一個人抬眼望著天花板，想了一想，笑起來了。

他答說，「不，不能說我曾……」

「那就是我的氏族了。你是個有年紀有學問的人，你就從不曾聽說過我————這個證據還不確

麼？我估量著我所做所行，用以獵取名譽，求人家知道我的，都非我所應作；我所用的方法都不適當；所以我縱想扭住那名譽的尾兒，終沒有找著那正當的路徑去接近他。」

「什麼適當的方法，你纔說及？」

「鬼曉得！你可說……才幹麼？智能麼？出羣的技藝麼？這就錯了，我的朋友……和我同時的人，活享好名譽的，同我比起來，是不中用，沒益處，並且全不值得什麼。他們並沒努力，並沒盡他們的才能，並沒趕著做名譽；然而看他們現在罷！他們的名字常見於報紙騰於人口。你若不厭煩，我可以把我所見的描寫出來做個比例。」

「幾年前我造過一道橋在K城，這個地方在世界上也不算無名的。若非因為女人和牌賭的事，我可早忘記他了；這已算是一件事。那時候，因為消閑的緣故，我同一個唱戲的女人做了朋友。很奇怪，一般的人對於那個女人，都有一種狂熱。但是據我的意見——我怎麼形容他呢？——他是個中材的女人，風度最平常；他的腦筋空空洞洞，又無定性，又嫉妬，竟好比一隻蠢鵝。他喫得多，喝得多，睡到下午五點鐘，或者還要晏些才起來。看上去他是個淫蕩的女人——這是他的專門職業——但是衆人說到他，總用些文雅的字面像「女戲家」，「歌伶」，「歌伶」，或者「歌伶」，「歌伶」。那時候我是個喜歡看戲的人，却是我一聽人家稱他做「女戲家」，我就氣上來了。他實在不配享受這「女戲家」和「歌伶」的名稱。他是個動物，沒有一點才藝，沒有一毫情感——總括起來，可以說他是個可憐的小而

無用之物。」

「據我的音樂知識看來，他唱得狠怕人的，——極醜極醜，可以使你大失所望。他所有的才藝，不外誇耀他的帖身衣服，和引人進他的化妝室去就是了。」

「他所喜的，自然是外國流行的雜劇，——香噴噴的，唱喏，舞喏，顯出他那男性的妝飾喏。一句話，是一件「呆物。」

「但是你且聽著！我記得很明白的，彷彿就是今日的事：我所造的橋是要落成了。這是要行落成禮的，——禱告咧，演說咧，電報咧，諸如此類，我自己四處跑得狠狠不堪，爲了我這孩子，這心血所造成工程；並且我怕我心快活極了要會破裂；因爲這就是我的工程！現在也算件故事了，我不妨誇誇口：我所造的橋可稱特有的工程！不是橋竟是圖畫，是化工！當這橋開幕的時候，傾城來看，我的心激動得什麼似的。」

「我想，「好，大眾都要見見我了，——我是衆目共覩的了，躲到那裏去呢？」

「但是，我的好先生，我的意想完全不確；除了幾個在公的人，沒人瞧我一眼。他們擁擠著在河邊，跑上橋去，好比許多蠟人，從沒有想到造橋的人是誰。從此以後，我就恨起我們可貴的社會來了。但是，忽然間，那些人叢中擾動起來了，人人臉上都有光彩，都把肩膀擠著找路出來……。」

「我想，「好，他們看見我了。」那曉得差得遠！我見我那唱戲的女朋友擠在人叢裏，他脚跟後

尾著一大羣蕩子。衆人的眼睛全望著他。千萬人的嘴，都悄悄的說，「這是某某……難道他還不美麼？美到神品了！」

「當這時候，我也被一對閑人看見了，很像常常看戲的人。一見我，他們就研究我，並且口裏咕嚕著說，「他是和那女戲家相好的人。」

「一位戴絲光平頂高帽的人，頰上多時沒有剃了，站在我旁邊很久；於是他提起左脚，再提起右脚，後來就同我談起來。」

「你知道在河邊走的那女人是誰？那是某某……他的聲音縱然受了許多批評，但是他一定知道如何使用的。」

「我問他，「你能告訴我誰造這道橋麼？」

「老實說，我不知道！不過某某工程師或者別的人罷？」那戴絲光高帽的答應著。

「我問，「那城裏的禮拜堂是誰造的呢？」

「我也不能告訴你。」

「我再問那人：這城裏誰配稱最高的專門家，高等工業家，他的回答全是一樣說：」

「我不知道，不能告訴你。」

「我最後問他：「請你告訴我，這著名的女戲家靠誰生活？」

「他隨口答應，「靠某某工程師，名叫克利礮落夫的。」」

「我的朋友，你歡這樣麼？……且聽這段故事的後來……行落成禮的第二天，我拿了一張報紙尋尋看有什麼涉及我自己，涉及這造橋的人沒有。尋了多久，我差不多看完了四頁報紙，直到後來，尋著了！哈哈！我從頭讀給你聽——」

「昨日天氣和暖，新橋落成，知事先生閣下及其他各公職人員，集合一大眾市民，行新橋落成禮……」

「那報紙記載完結，還有幾行流行的話——」

「我們大家稱許的女戲家某某女士，也來觀禮。他一出來，就惹起一般的狂熱來了。這著名的女戲家穿的怎樣怎樣……」

「說到我呢！——一個字也沒有，一個字母也沒有！因為這種沒面子的事情，那時惱我太甚了，我幾乎哭出來了。」

「我安慰自己：這地方的人是知識平常，夠不上估量這種工程；並且要想這般人認識我，也未免太蠢了一點。要想得名譽，是要到知識高的地方，要在通都大邑中的。」

「恰好那時候，我有一種製作品，曾經在彼得堡提出去賽會的。那審查給獎的日子也很近了。我辭了瓦城，坐車到彼得堡去。這條路距離很遠，我怕路上寂寞，叫了一乘四輪馬車，仍舊和那唱戲的女朋友同去。我們路上無所事事，惟有吃咧，喝香賓酒咧，時候費了許久！後來我們到了彼得堡，到

了知識最發達的中心了。我到的那一天，恰好是審查的日子；並且很快樂的，我的朋友！我那製作品得了頭獎了。哈哈！

「第二日我到勒司開撲落司帕克，把我所有的七十個「喀配克」俄國貨幣名買報紙。我同到客棧裏，坐在軟椅上頭，埋在報紙裏許久，狠覺得稀奇。」

「我看完一種報，——沒有！兩種——沒有！到後來在第四種報上，我看見記載的是：——

「昨日著名女戲家某某搭特別快車來到彼得堡了。我們很滿意南方天氣，於我們的愛友很有益處。他那美麗的容貌，如何如何……」

「我不能看下去了！這一頁報最低的一行，用頂小的字印著幾句話：——

「昨日審查給獎的時候，競爭得什麼似的那工程師某某得了頭獎。」

「就此完結！並且狠可恥的，他們把我的名氏的拚法都扭轉來了；不是克利礮落夫，到成了克兒礮落夫了。這就是所謂文化高的中心！還不止此咧……」

「一個月後，我離彼得堡的時候！所有的報紙都叫個不止什麼「我們的神仙」咧，「天賦的美質」咧，「我可愛的女士」咧，為報紙稱許了不得，彷彿他真值得什麼似的。」

「過了幾年，我又偶然到了莫斯科，因為莫斯科地方議會的議長招我到那去，為著一件事；這件事差不多是百餘年來，為莫斯科報紙所注意的。」

「我在一個博物院裏，爲著一件關係公益的問題，行了五回的公開講演。我以為這種講演，在這城裏，至少可使他們談論到三日不休的。誰知竟好像沒有這回事！沒有一家報紙登出一個字關係我的講演！他們全載些焰火啫，廉價的喜劇啫，酒醉的商人啫——日光底下的事，什麼都載出來了，單不及我的事，不及我的計畫，和我的演說。關於這些，一個字母都沒有！」

「我坐在一個電車上，擁擠著一些官場人物，同些女眷，男女學生們，各人一對一對配著。

「他們說『都瑪俄國地方的名招來某工程師，關於一件怎樣怎樣的計畫。』我就高聲和我旁邊的人說話，想大家都可以聽著：『你知道那工程師的姓名麼？』」

「那位朋友搖頭說，『不。』車上衆人都望著我，我從他們的臉色看出來，都像說『我不知道。』」

「他們說『有人在某處博物院講演；』我跟著就向別一位說話，想惹起這些人議論這件事，我說：『他們說，這種講演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沒人發話。顯然沒一個聽過這些講演的，並且那些女人竟像連這博物院在那裏都不知道的。還不止此呢！我的朋友呀！忽然間，車上的人都擠著向一邊車窗外望。什麼事呢！出了什麼事麼？」

「『看看！』我傍邊那位喊起來，在我腰上戳了一下，『你看見那個漆黑的朋友，坐在那四輪馬車裏麼？這就是有名的刺客王！』」

「於是大家津津有味地談論這個刺客王；那時候這人在那城裏是很震動人的。」

「我可以引出許多同樣的證據來；但是我確信有這些已經夠了。」

「好罷，算是我自己弄錯了罷——我自己是個自誇的驢子，連一點能幹都沒有。但是我可指出和我同時的許多人；他們都是才能出眾，專心他們的事業的，都是到死沒有人看起他。凡俄國的航海員，化學師，物理家，機械師，農夫——在我們中間，誰知道他們。我們俄國的畫師，彫刻師，和著作家，都是被那有知識的人知道的麼？許多老年的文狗，很有才能，在編輯室門口消磨了三二十年，寫了一捲紙又一捲紙，因為觸犯誹謗律受了二十幾次的控告，還不能離開他那螞蟻山的一步！請你告訴我：我那一個真正俄國文學家的姓名，不是先被此世界曉得了，在本國才有名望的；或者已經決鬪死了的；或為已經激成顛狂疾的；或者終身罰到西比利亞做苦工的；或者別樣，用假名字出名的？」

這位頭等客說得狠激昂了，他從口裏拿開了雪茄烟，站了起來。

他接著又說，聲音仍舊很高：「不錯，同這些人相反的，我可指給你幾百個無聊的唱曲的，演劇的，和別種小丑；連坐在搖籃裏的乳孩子怕都知道他們先生！」

門開了，風吹進來，來了第三個客人，帶著怒容，穿件背裨，戴一頂絲光平頂高帽和藍眼鏡。這位新客人，看了個空位子，縐著眉毛走了去。

一個輕輕的聲音，從遠遠的車角上發出來：「你知道他是誰？這是N.N.，是個有名的收支員，正

被某銀行控告的。」

那位頭等客笑起來，「這你可見著了！他知道那收支員；一點不錯。試問他，色密那的思克捷可維斯克，或者哲學家瑣諾維鄂夫，他必然搖著頭……混徒！」

停了一刻。

對面坐的那人咳嗽著問道，「我可以問你一句話麼？薄希可夫這名字，你聽得狠熟的麼？」

「薄希可夫？唔！薄希可夫……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那人狠迷惑的說道，「這是我的名字……你也不知道我麼？我在俄國最大的大學校任了三十五年教授……是科學會的會員……我的論說翻版也不止一次……」

這位頭等客和他對面坐的那人，面面相覷，撲嗤的一聲，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這篇小說，可以和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裏胡適之先生的不朽參看。 記者附言

附錄

新式標點符號

本年教育部爲籌備國語統一的事，召集第一次籌備會議。北京大學的幾位代表，提出幾件議案。其中一件是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的議案。本誌在第一卷第十二號裏，就想把這件議案登載出來；因爲印刷局把原稿失去，不曾登載。那件議案中所採定的標點符號，現在國內所出的雜誌週報，如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等大概都已採用；本誌已前各期，亦盡量採用。但外來稿件，及旅歐社員的稿件，尙有不能畫一的。現在把那件議案裏所定的各種標點符號，載在後面。請旅歐同社諸君，及投稿諸君，以後來稿，悉採後列各種符號，以歸劃一。

一、句號。或。

凡成文而意思已完足的，都是句。每句之末，須用句號。

例，子說。（論語）

白黑，商徵，臆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含，好惡，嚙逆，我之分也。（尹文子）

二、分號；

一句中有幾個很長的平列的分句，須用分號把他分開。

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大學》

三、冒號：

甲、總結上文。

例、如前第二條之例，「此之謂絜矩之道」一句是總結上文。

乙、總起下文。

(1) 其下爲列舉的諸事。

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

(2) 其下爲引語。

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

四、點號，或、

點的用處最大，又最複雜，現在且舉幾種最重要的：

甲、用以分開許多連用的同類詞或同類兼詞。

例、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之六族。《左傳定四年》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中庸》

乙、凡外動詞的止詞，因爲太長了，或因爲要人重讀他，所以移在句首時，必須用點號分開。

例，凡爾器用財賄，無置於許。（左傳隱十一年）「凡爾器用財賄」是「置」的止詞。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孟子）「自鬻以成其君」是「爲」的止詞。

丙，凡介詞所管的司詞，移在句首時，必須用點號分開。

例，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史記信陵君傳）「趙王所爲」是「以」的司詞。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大學）「所惡於上」是「以」的司詞。

丁，主詞太長了，或太複雜了，或要人重讀他，都該用點號使他和謂詞分開。

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主詞太長）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論語）（主詞複雜）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孟子）（主詞重讀）

戊，用以分開夾句的詞句。

例，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左傳三）

夫顯史，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論語）

己，凡副詞，副詞的兼詞，或副詞的分句，應該讀斷時，須用點號分開。

例，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左傳元）（副詞）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孟子）（副詞的兼詞）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孟子（副詞的分句）

庚，用以分開幾個不很長的平列分句。

例，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

五，問號？

表示疑問。

例，汝得人焉耳乎？論語（問）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反問）

其然，豈其然乎？論語

六，驚嘆號！

表示感嘆或願望等。

例，唉！豎子不足與謀！史記

野哉！由也！論語

來！吾道乎先路！論語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

七、引號「」或「」

甲、表示引用的話的起結。

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

乙、表示提出的詞句。

例、然則「可以爲」未必爲「能爲」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

（荀子性惡篇）

八、破折號——

甲、表示忽轉一個意思。

例、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詩伐檀）

乙、表示夾句與（）同用法。

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論語）

丙、表示總結上文幾小段與：略同。

例、所惡於上，……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九、刪節號……

表示刪去或未完。

附錄

例，如上條(丙)例。

十，夾句號（ ）或〔 〕

例，宋儒不明校勘訓詁之學，（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於空疏，流於臆說。

十一，私名號 孔丘。

凡人名，地名，朝代名，學派名，宗教名，一切私名，在直行文字裏，都於名詞的左邊加一條直線。向來我們都用在右邊，後來覺得不方便，故改到左邊。橫行文便加在下面。

例，宋徽宗宣和五年，波斯的大詩人儂馬死了。

十二，書名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凡書名或篇名，直行文都於字的左邊加一條曲線，橫行文加在下面。

例，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

十三，句與段的分斷。

甲，每句之末，最好是空一格。

乙，每段開端必須低一格或兩格。

上面所載，就是那件議案裏所載標點符號的種類與用法。

建 設 月 刊

◀ 第三號要目 ▶

發展實業計畫
中國古代之紙幣
錢幣革命與建設
市政與二十世紀之國家
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
瑞士之直接民權
革命！何故？為何？
五四運動之回顧

孫文
朱執信
廖仲愷
林雲陔
胡漢民
民意
戴季陶
沈中究

◀ 第四號要目 ▶

發展實業計畫
民食問題
錢幣革命與建設(續)
十九世紀西洋文學一瞥
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續)
伯達鐵路之過去及將來
國會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濟方法
題未定

孫文
馬君武
廖仲愷
陳羣
胡漢民
朱執信
民意
戴季陶

定價每冊大洋三角●郵費四分

〔總發行處〕

〔上海法界環龍路四十六號〕

建 設 社

〔總代派處〕

上海五馬路亞東圖書館

〔各代派處〕

上海泰東圖書館 審美書館 北京

益世報 北京大學李大釗同學生區

聲白 廣州大新公司 開封心聲雜

誌社 成都星期日報社 長沙體育

週報 育英學校 廈門江聲日報

杭州第一師範書報販賣部 香港香

江晨報 湖州有正書局

商 務 印 書 館 自 製
學 校 儀 器 文 具

中 外 賽 會 得 有 優 獎

愛用國貨諸君注意



本館所製
儀器文具
名目繁多
不及備列
其教育器
械暫時尙
不能自製
者則均採
用西貨務
望惠顧諸
君注意



新 出
自 來 水 墨 筆

本筆製造玲瓏形式精巧墨水吸足後能用數日之久既無滴漏之虞亦免乾燥之弊納之懷中藏之袋內均無不便其用法詳載說明書內每枝大洋五角



天(142)

另 印 自 製 學 校 用 品 目 錄 理 化 器 械 目 錄 等 承 索 即 寄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評註 諸子菁華錄

全部 三元

我國古書。經史而外。以子籍最為廣博。古今各家學術。悉萃其中。但以卷帙浩繁。文字奧衍。學者每有望洋之嘆。本館特聘江陰張之純先生編輯。是書。依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雜家兵家之次序。共選十八種。就原書擇尤採錄。詳悉評註。并細加圈點。讀者得此。可以參考。可以自修。誠文學家之寶筏也。茲將分册價目列下。

- | | | | |
|------|-----|--------|-----|
| 晏子春秋 | 一角半 | 荀子 | 二角 |
| 賈子新書 | 二角半 | 春秋繁露 | 一角半 |
| 揚子法言 | 一角 | 老子 | 一角 |
| 文子 | 一角半 | 莊子二册 | 三角 |
| 列子 | 一角半 | 鶡冠子 | 一角半 |
| 管子二册 | 四角 | 商君書 | 一角半 |
| 韓非子 | 一角半 | 墨子 | 一角半 |
| 尸子 | 一角半 | 呂氏春秋二册 | 三角 |
| 淮南子 | 三角 | 孫子 | 一角半 |

A (J649)

The Pacific Ocean (Issued Monthly)

Sold by Commercial Press, Lt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五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太平洋雜誌社
 發行者 太平洋雜誌社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代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成都重慶瀘縣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張家口 新加坡

價目	廣告				郵費		定價	項	月	出	册	五	十	月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日本	外國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正正正圖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文文文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後中
十六元	十四元	十二元	十四元	十六元	十八元	二十元	二十二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六元	二十八元	三十元	三十二元	三十四元	三十六元	三十八元
十元	八元	六元五角	八元	十元	十二元	十四元	十六元	十八元	二十元	二十二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六元	二十八元	三十元	三十二元
二元	三元五角	四元	五元	六元	七元	八元	九元	十元	十一元	十二元	十三元	十四元	十五元	十六元	十七元

（太平洋雜誌）

社 會 之 明 星

十 六 雜 誌

北京大學月刊	農學雜誌	小說月報	英語週刊	英文雜誌	婦女雜誌	少年雜誌	學生雜誌	教育雜誌	東方雜誌
(每册三角全年九册二元四角增刊價目另定郵費每册洋三分半)	(每季一册三角預定全年四册一元一角郵費每册洋二分半)	(每册三角預定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郵費每册二分)	(每册五分預定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郵費每册一分)	(每册二角預定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郵費每册一分)	(每册三角預定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三元郵費每册二分)	(每册一角預定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元郵費每册一分)	(每册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一分半)	(每册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一分半)	(每册四角預定半年二元二角全年四元郵費每册三分)

各種雜誌宗旨純正內容豐富各具特長補助教育增長知識海內國外銷行極廣若登廣告效力尤大商業諸君幸祈注意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